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弇州集序

語曰文章關乎世運信然哉唐虞而降諸閔位竊據若短祚不論其以正統得天下者前後有兩三代前爲夏殷周而享國之永無如周後爲漢唐宋而享國之永無如漢夏忠商質至周而文盛始之以周公終之以孔子盡挾天地之秘而無可復益而漢承之遂以雄視唐宋漢之盛因周之餘也周後爲秦秦無幾而漢興故其文去周不遠漢之東都已遜西京而更爲三國爲六朝爲



唐爲五代爲宋爲元風斯下矣故其文去漢彌遠則世  
運盛衰漸積之使然也兼周漢者是在我明矣

高皇帝用夏變夷宇宙煥若一新身創之身守之綢繆  
其文章繁縟其禮樂二百餘年宰牢天下而制之若制  
子孫周官法度蔑以加已故宜似周不階尺土提三尺  
着戎衣而有天下故宜似漢吾以文章徵之其體極備  
其用極繁其指盡洩而無所復益故若周若其無可益  
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明監於後先者六代可法  
可戒從違由人故若周若其無不監也前三代之文體  
不過數則漢不過數十而今且以百計其體沿各代而

要皆以周漢語傳之周十之二而漢十之八故若漢若  
其不遠於周也吾以王元美先生徵之先生之爲騷若  
賦也不若周之有屈原宋玉漢之有司馬相如揚雄乎  
其爲風雅樂府五言古詩也不若漢之有韋孟玄成蘇  
李枚乘唐山夫人之屬乎其爲左逸短長爲劄記內外  
篇也不若周之有荀卿左丘明漢之有淮南鴻烈子雲  
法言乎其爲策論封事也不若漢之有董仲舒賈誼鼂  
錯劉向乎其爲序傳表志也不若漢之有司馬遷乎其  
爲七言古爲五六七言近體絕句爲詩餘爲秣苑卮言  
爲宛委遺編爲弇州別集囊括千古研窮二氏練解朝



章博綜名物令人耳目不暇應接則奄有唐宋以來作者之美而周漢諸君子或缺焉此非周漢諸君子才不逮先生也當其時二氏之學未出百家之體未備耳先生能以周漢諸君子之才精其學而窮其變文章家所應有者無一不有舉華咀腴臻極妙境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寧有二乎嗚乎盛矣欲觀明世運之隆不必啓金匱石室之藏問海宴河清之瑞誦先生集而知兩三代有明明有先生非偶然也先生家三世爲九卿八座鉅富而斥之供客及置圖史山園殆盡衣表裏恒差池不一以彼其才凌厲一世人人固甘之而嘉善矜不

語

能獎掖提挈不惜手足齒頰之煩勞登第四十餘年位至尚書然數起數躓所歷三朝諸政府有相知者有猜嫌者有陽浮慕者有最親昵者卒無所染壯年遭家禍毒酷旣艾而師真人聞大道子多賢且貴其邁合皆甚奇天地間人物事理悉以先生口筆爲袞鉞故忌才吠聲之口時所不免而終不能涅緇緇其純素先生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子瞻儒雅醞藉風流標致二公蓋有合者而文品則大勝之矣余故以先生爲周漢間人也余故以先生而信明世運之隆合周漢爲一也

太函集序



司馬汪伯玉先生太函集成而自爲之序末所謂質成  
雲土者蓋謂某也某何知然奉教於先生久卽論論文大  
指具自序中而後進容有異議則某不得無言文章之  
道有才有法無法何文無才何法法者前人作之後人  
述焉猶射之彀率工之規矩準繩也知巧則存乎才矣  
拙工拙射按法而無救於拙非法之過才不足也將舍  
彀率規矩準繩而第以知巧從事乎才如羿輪與拙奚  
異所貴乎才者作於法之前法必可述述於法之後法  
若始作游於法之中法不病我軼於法之外我不病法  
擬議以成其變化若有法若無法而後無遺憾先生持

論重在法其于近代亟稱北地歷下婁江三先生之集  
具在不言其詩第言其文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不采唐  
以後事爲記事文則合爲他文不必合也歷下語不作  
漢以後字不失漢以前而鉤棘澁吻不必合也弇州篇  
或有累句句或有累字不必合也北地之才能小而  
能大能短而不能長歷下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  
不能正弇州以才騁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充  
棟微傷率耳先生之文上則六經次則左氏內外傳戰  
國策屈宋老莊次則列荀呂覽鴻烈班范之書昭明之  
選凡十三家法如是止矣然而讀其文者不以爲六經



十三家之文。而以爲先生之文。何以故。其才能追琢埴  
埴之也。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  
成句。有一不精麗者乎。卽芻及二氏。如出一手。何以故。  
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古語傳時事。類與神情不相契。  
先生談理。理晰。叙事。事備。抒意。意達。豐而潔。約而舒。雄  
而沉。典則而平淡。宏肆而謹嚴。樸茂而韶令。詖蕩而鎮  
重。使淺者深。近者遠。鄙者都雅。庸者卓詭。何以故。其才  
能牢籠驅馭之也。法一耳。而才有至有不至焉。北地之  
法。至先生而大。歷下之法。至先生而暢。婁江以無所不  
法。爲法。先生以有所不法。爲法。才之所賦。天實爲之人。

力其如何哉。先生嘗言六經如丹。一秬黍而可成千萬  
黃金。某亦嘗譬先生如古者天子六軍。數不加多。而可  
以步可以騎。可以舟。可以車。坐作進退。闔闢縱橫。聽命  
一麾。用之無方。運之不窮。先生莫逆也。惟婁江卮言有  
之。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文簡而法。且  
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委不可盡。法不可盡。致繁  
而法。具備與簡而法。自足。其難易。差等。豈不瞭然哉。先  
生又嘗言吾服膺婁江。不知其所從入。其與婁江同成  
進士位。相次才相伯仲。婁江之評先生。先生之推婁江。  
皆定論也。先生又嘗言文章關乎世運。恒視其創業之



主爲盛衰周以前無論漢高帝起徒步闊達大度直質  
豪壯有三代遺意唐文皇故是詞人風華妍美宋藝祖  
用術取天下於孤弱以寬忍濡下自保而氣實藹然故  
文章之業漢爲盛唐不如漢宋不如唐雖以濂洛關閩  
諸儒之學歐蘇曾王諸公之才無超漢唐而上者

高皇帝驅胡元沙漠還中華千古帝王相傳之統精神  
氣象榮鏡宇宙是以一代文章之士與漢唐比隆垂二  
百年北地歷下婁江間出而先生四之發爲文章生氣  
飛動若雲興霞蔚不暇應接星采劍光不可正視瑟希  
尚有餘音羽沒尚有餘勁是非世運昌熾之符而才人

獨鍾靈者與或曰先生文則然詩則何若樂府五言古  
用選法也他體用少陵法也集爲先生所自校總之詩  
不當文十二析之近體數倍古體七言倍五言先生權  
衡審矣

### 張司馬集序

嘉靖間郎署五子以文命代而三甫者羽翼之其一爲  
肖甫卽蜀張公也諸君子名相次起新安婁江晚並建  
旗鼓江左總之得九人九人稍有先後獨公識歷下婁  
江於爲令時餘子自新蔡新安外皆同舉庚戌進士無  
所不遇合弇州新蔡爲部院貴臣他皆不甚達或蚤天



獨公大司馬橫玉而服象龍之服最貴諸貴者亦或領疆場事然尠戰功獨公少年爲令誅劫賊爲中丞誅叛卒禽黠虜八賴爲少司馬定越叛民叛卒爲大司馬誅土蠻遲仰二家奴首功累千

天子所以褒美甚至官其子世執金吾已用予告歸歸二年卒年六十有二子孫十許人韜鈴詩禮禪其家聲乃集公詩文六十有四卷授某序之先大夫同公成進士某以通家子事公甚密公亦謂某可與論文數推轂公卿間卽無能識公大者何敢辭爲集序序曰按諡法古之所謂文者大則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次

則剛柔相濟慈惠安民修治班制叔季以來舉而歸之詞章而復以韻耦故離詩與文而二之抑末矣枚數其人而讀其遺言工于詩不必工于文工于文不必工于詩卽工于詩文而或以理勝或以詞勝或以氣勝或以格勝不必兼也夫詩文雖小道其才必豐于天而其學必極於人就其才之所近而輔之以學師匠高而取精多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手與心謀非可襲而致也公有異資日記誦數千言知深而勇沉外闊達大度而中實理緻太公故善詞賦未就外傳業已授經史甫弱冠及諸君子講業燕中文法先秦兩漢詩法漢魏六朝



初盛唐用志不分而假道甚捷師友漸摩日引月長才  
與學兩得之故其詩文詞不奪理而理不掩詞氣不傷  
格而格不靡氣就蜀山川而論之雄拔孤絕若銅梁玉  
壘羣峭摩空峩嶷積雪冷然幽勝也富贍藻麗若沃野  
千里賄貨山積濯錦浣花卷舒絢爛也綽約雅靚若巫  
峯十二膏雨初沐雲鬢婀娜秀色可餐也凌厲沛艾若  
瞿塘三峽汨隱漂疾自天而下也就公將畧而論之體  
製莊嚴若明斥埃擊刀斗甲仗華整工冊行伍營陣步  
伐不愆也奇矯逾迅若銳卒鐵騎果勢壯往以一當百  
也溫雅閒適若征虜雅歌然明坐論語在助勸談笑自

若也天授公全才而學以充之其大者發揮事業倚物  
怪變卒然起一方應之無所疑怍其緒餘乃爲詩與文  
而斌斌若是流俗薄文士無用仕進多不顯公童子時  
以留侯自期許其次則趙文子周條侯功名卒不居後  
弇州稱明興文武才公可鴈行王文成而出楊文襄王  
肅敏右位躋師保望隆朝野威懾華夷名垂金石勲勒  
盟府慶流後昆諸君子所不得兼自公兼之文士咸藉  
以吐氣生色豈不韙哉昔蜀司馬長卿之論賦與左太  
沖之賦蜀都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合綦組以成文列  
錦繡而爲質卓犖奇譎侷儻罔已考四海而爲儔當中



葉而擅名游談者以爲美造作者以爲程舉此兩端評先生文可也卽其文之大者亦足相譬矣

王奉常集序

予言之物相雜故曰文凡天下有形色者孰非文哉而後世乃獨舉而歸之立言之士已又取其言之有韻者別目爲詩而文自爲體體不勝變矣三代而上文之稱名博就言而論文其體簡故專至易三代而下文之稱名專就文而論體其法繁故兼長難今夫六經詩居一文居五出周公手者十之二三而仲尼筆削之其體固可指而數也千古而稱兼長者兩人耳劉知幾以才學

識爲三長而考亭稱司馬遷高於才識意若病其未學余則以爲識先於學而才實兼之未有無識而可言學無學而可言識學識不備而可言才者才者天授非人力也故長於文或不得於詩長於詩或不得於文卽其所長評之而各體亦有至不至焉其才使之然也柰何欲以周孔繩墨天下士乎明興才士無如太倉司寇王先生而其弟奉常公晚出而與之齊名公故穎秀不羣得察父哲兄爲師友而學日奇進登第三十年里居強半大肆其力於文凡五十餘卷數十百萬言視司寇十之三自北地信陽肇基大雅而司寇諸君子益振之海



內詩薄大曆文薄東京人人能矣然大抵有所依託模擬而公神境傳合無階級可躡尋體無不具法無不合不可名以一家十五國風同聲而異調西北沉雄東南巧麗近代大家未能盡脫其習公居三吳佳麗之地累葉綺紈之後文質劑量斌斌相得江左語非合作不輕出漢以來儒林文苑判爲二物撰著之家未必博洽而公旁綜流畧以及二氏之書探賸索隱中窾破的嫺古文辭者類不諳當世之故公青箱華胄練習朝章中更家難操心危而慮患深人情物理曉暢若素訂謨遠猷往往可見之施行非其學與識大有過人者惡臻此乎

真命代之雄才矣司寇末年縱橫自如公覃精極思字鍊句琢終其身不易嘗爲余言天地間物皆足以供吾兄之用某則必有取舍而公之所以弟司寇者亦坐此假以年歲大而化之不可知也不幸甫五十而沒余竊窺夫天之生才才士之成名嘗若靳弗能予者昔人謂武王非聖以文王爲父周公爲弟推及之耳孟氏之精詣詎能出顏曾子思之上而儒者叙道統直言孔孟三子幾成閏位其時所值殊也好事者或謂公才名得司寇而益彰知者謂公才名因司寇而小掩則有是編以俟夫百世之立言知言者矣



張中丞集序

嘉靖朝七子三甫言語妙天下張助甫先生者三甫之一也余髫年屬文父執高右史伯宗謬許是可希張助甫余因請先生所撰著讀之欣若有會者萬曆乙亥先生起家西寧余承乏隴西先生長十五年負重名又以天官郎尚璽卿左遷意不可一世過而昵就不佞其後同官長安余復仕大梁倡和酬往益稔而七子三甫獨先生在歸然魯殿靈光矣先生于七子中所推尊惟王元美先生一人餘不多讓若梁公實宗子相戾於短算謝茂秦墮于末路不足數也今取先生集與諸先生集

並觀叅校其詩有李于鱗之高古簡嚴有吳明卿徐子與之典雅明潤有余德甫之縟藻張肖甫之沉至其文無恒語無卑調而體大思精華整勁潔陸士衡濯錦江波寧復有一片衛文之服沈隱侯用事不使人覺類胷臆中語故學于鱗而失之者往往墮他道先生奇正相生不偏廢也當先生時不在三七之數而名與之埒者有汪伯玉王敬美魏順甫先生文體裁如伯玉而有逸趣敬美詩在明卿子與間順甫詩在德肖兩甫間先生奄有之諸先生以辭賦名世不必工吏事位不盡通顯梁元所謂韜于文士媿于武夫古今同慨矣肖甫一品



元美八座先生亞之肖甫伯玉有軍旅功先生儷之嗟乎先生天下才也自東晉南宋以還文士率歸江左而目中原爲僞楚北地從父宦大梁遂爲梁人而信陽並起兩先生辭賦之業於古爲中興於今爲開先晚乃有先生者鼎立而爲三中原文獻甲于方內其所啓佑羽翼功豈小哉不佞所稱嘉隆諸先生後先十有五人不幸而爲若敖氏之鬼者有之抑或堙替隸圉或不能紹雕龍之慶而何李與先生子孫皆箕裘濟美汝穎介在中原地氣參和不偏夫有所受之也昔溫子昇謂孫搴文不如卿舉要之爲誓子昇笑但言劣便是搴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魏收傳崔綽爲首以高元贊綽作據詰者言司空才士作贊正應稱揚卿爲人作文章道好者豈能皆實某不佞敬事先生誓不如遠甚恨負高伯宗先生所期許幸而得叙先生遺集以實道好不敢欺地下脩文者梁丘據謂晏嬰至死不及夫子人豈不自知且也後來之彥彼衆我寡衆實有口焉可誣也

甌甄洞續稿序

吳明卿先生手自集其所爲詩若文曰甌甄洞稿而王司寇許少傅爲之序海內家傳人誦之矣先生沒伯子垂情續梓其詩多脫誤已伯子卒仲子臯情復取其文



並詩十二卷精校而合梓之郭中丞爲之序而臯倩復以屬某申其說某卒業而竊嘆夫楚之有先生先生之有是集非偶也蓋文章之業莫盛於明而明初興猶沿宋元之舊自長沙樹幟始從事于兩漢三國六朝三唐然結習未盡除符轍未盡合先生與五子中興而趨向一歸于正天下翕然從風非西京以下大曆以上盼昧屑吻所不及先生仕宦遠至龍編鬼友其人皆師事之嚶嚶好古有待而興長沙先生俱楚人也明二百年而再見焉天下模楷故楚之有先生非偶也長沙之代有羽翼者有接武或不相及卽相及不必久卽相與不

必深切磋琢磨之效踈踈而先生與五子交四十餘年討論人物揚扇今古上九天而下三泉靡所不悉杯酒過從命題分韻與一切撰著千里之外必相寄跡片言隻字評正得失不以彈射爲諱故沉吟極思競勸並進各極其才之所至無復遺憾則人力勝矣南北風氣異宜北沈雄而或寡致態南綺靡而或傷骨體卽歷下弁州不能盡汰其土風而楚於今幅員南北道里均先生得其中叅和不偏則地靈會矣五子才故相伯仲而或蚤世未竟其詣歷下殆者弇州于其歌行猶不滿志人之不可無年若是先生于五子中最壽所醞蓄追琢日



異而月不同。大授多矣。故先生之有是集非偶也。或曰子誠楚人。知有明卿先生而已矣。夫王許郭三君子者。天下才也。其評先生集。天下之公言也。先生之集在繼先生與三君子起者。其衆如林。卽阿私所好。胡得焉。

邢子愿小集序

東晉後文獻徙江左。而中原以五胡雲擾。遂若荒服。明興則江左帝基肇迹。故南方之學得精華者。校西北殊衆。北史稱邢子才文章典麗。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南人曾問賓司。邢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今代有臨邑子愿氏與子才同姓。又北間第一才士也。客有傳子愿詩。其

十許篇示余。將授梓使爲序。余按子才文不傳。度不能超六朝而上。子愿文體沿六朝。而精鑿整潔新奇。充滿出入秦漢。無六朝人強造不根。誇多傷煩之病。詩自建安以至大曆。撮諸名家勝場。非子才比也。余所見子愿詩文不止此。以兩邢相挈。子才之同於子愿者有三。子愿之賢於子才者有三。子才爲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姦伏及守令。短長無不知之。不營生產。糴粟就食。及代吏人。父老媪。媪攀追號泣不絕。立生祠。勒碑誦德。子愿爲令所日用。若甌往交際。悉取家橐。縣以大治爲御史。出按秦晉。爲楚叅藩。察吏如衡鑑。不爽所與。除利患。悉當



衆心金矢之罰錙銖不染以資薙厄所在尸祝不衰一也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子愿御諸弟一體無二推之群從支屬有無相共緩急相爲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田所出木綿利差饒什九在人什一在己一也子才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子愿世家席父貲鉅萬而見素抱樸與閭閻浮沉衣褐寬博脫粟飯蕪菁俎款段下澤不識金紫貴人一也子才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爾時南北分據人故有數子愿之門四方賢愚貴賤輻湊疆屬和顏接引殷勤勞

問末年析箸產日減客日進婦之簪珥常在質庫一也子才繕脩觀宇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不擾公私唯使兵力然非當官所宜子愿領職不妄興作家有來禽館在古犁丘上麓具木石又與衆共之外戶不閉一也子才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彼北朝無豪易高耳子愿當一統全盛之朝學士雲蒸霧涌以同郡則于麟之後爲李邢以座主則東阿之後爲于邢以鴈行則益都同時爲邢馮視子才之初稱溫邢再稱邢魏尤難且其臨池染翰宛然晉唐宋人手筆上自宮禁遠及四夷君長購得隻字



寶爲九鼎子才世息大寶有文情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子愿諸子都得父所長家幹戴祿亦能校六書有區惠  
恭李善之致一也昔陳慶之謂衣冠文物盡在中原非  
江東所及夫以戎馬蹂躪羶腥穢濁之後尚爾况齊魯  
聖迹未湮家絃誦戶詩書遺風未泯國家積德二百年  
禮樂大興子愿歸然特出籠蓋人群奔走天下豈易也  
哉子愿全集出自有識者所共贊述茲特桂林一枝崑  
山片玉耳余第取子才相方子愿當不受也

邢子愿全集序

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談兩京薄視六朝而不知六朝

故不易爲也名家之論六朝者曰藻豔之中有抑揚頓  
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語  
此又曰文考靈光簡棲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某  
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某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才學  
具而後爲六朝非脩習日久實見得是寧知其然國家  
文治休明幾與三代等埒自二三作者淪喪壇坫虛無  
人邢子愿崛起山東而海內傾鄉之如岱宗之長五嶽  
如東海之表大風其文出周秦漢晉諸家殊非六朝所  
能盡雖然卽日子愿爲六朝亦吾丘壽王所謂天下少  
雙海內寡二者也六朝人論文莫如文心雕龍雖有作



者莫之能易試取子愿詩文參以彦和之論統其凡而  
言之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律麗辭  
練字有至境矣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有  
具美矣分其品而按之宗經則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  
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  
明詩則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情極貌以寫物辭窮  
力而追新或析分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有曲當矣就  
其人而擬之則賈生俊發子雲沉寂子政簡易孟堅雅  
懿平子淹通嗣宗倜儻叔夜儁俠士衡矜重心手相應  
表裏相符有全德矣天授之才人益之學囊括千古驅

役百氏建杓秬苑傳播夷裔名下故無虛士頃日後進  
廣先輩之說謂爲僞兩京易爲真六朝難真能爲六朝  
如子愿豈不難哉余嘗以邢子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  
耳子才六朝人在北易爲雄長令與江左諸君並驅或  
亦韓陵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南北士林推遜率  
服不謀同辭豈不難哉子愿每有撰著注想沉吟良工  
不示人以朴故其遺集視兪州太函馮元敏鄒彥吉諸  
公僅可十一又精六書多古文奇字常手校讐付家梓  
人仲子與壻史民部畀余審定余謝不能屬之冒伯麟  
喻叔虞茅止生參伍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因述居



平所評鑒如此象白毫殘鵠酸螞臃世所希御之珍不  
盡悅口惟識者知其味地下脩文郎庶幾快然若雌霓  
之讀矣

調象庵稿序

兩戒河山靈秀委輸東南醞藉不知若干年而勾吳始  
與盟會秦漢始爲郡縣典午以後始爲甸服然偏安之  
代規模終遜全盛自

高帝起江左有天下建天邑于茲身兼創守三十餘年  
至今兩都並峙聲教翔洽四周甲子而儒林文苑遂與  
古方駕其楚僖無所知于吳竊服膺王弼州先生爲西

京以上人也今已矣按武嗣響雲蒸霧涌而鄒彥吉先  
生實爲冠首先生有異質經目千言輒覆誦是以閱覽  
強記自六經諸子史稗官小說梵夾道籙荒忽詭變奇  
詞奧旨無不披尋紬繹其學博矣腹笥有餘者手筆或  
不足虀蓄好廣者裁制或無度先生采英華味雋永紀  
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崇雅黜浮微顯闡幽宇宙  
萬有無不爲吾用而臭腐悉化神奇又不使吾爲彼用  
而形象皆出陶冶其識高矣動無滯思筆無停綴簿領  
山積賓客輻輳周旋酬酢夜以繼日長篇短詠刻燭擊  
鉢而成其才敏矣三者不可得兼惟先生具有之讀其  
大泌山房集



集如清廟明堂參侔閭闔陳王會展國容儀矩肅然不可慢易如赤羽玄甲熊羆虎豹前無衡陣而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意自在如燹鼎敦壘圭璧璋瓚彫鏤種種精絕而雅質天然古色蒼然如長松脩竹白石清泉寥泝天高命駕獨遊彈琴動操衆山峇響文之大成集於是矣令先生入金馬踐文石當成一代典謨雅頌直道不容甫四十卽還初服弁州雖登八座中間遭讒誦殊不少先生位不逮王其神明意用則什伯之一家之言千古之業日新月盛未知所底止也豈以一尚書虎爪板爲貴哉先生集行于世者十數種體無所不備境無

所不詣變無所不窮其不佞沾丐殘膏賸馥爲日已久茲集以調象庵名佛氏言龍象載重最爲強有力而調之馴習整控縱送唯其所欲非大雄上乘其孰能之某安所容思議第本原先生鍾美扶輿清淑之氣與國家隆昌之運而讚嘆其文之形似大畧如此弁州而在將無焚君苗筆研乎

霞繼亭集叙

余與謝思敬與可兄弟交四十年兩公亟稱其弟曰可才余心識之屏居里中徐惟得自淮上寄余曰可文云當與君代興余讀之愧不堪充下走其年曰可舉京兆



第二人尋成進士而余有武林之役曰可爲比部郎以言事罷歸所至衣冠懷之唯恐後過武林余得請見幸不麾諸門牆之外未幾別去曰可文日益有名又十年見其所爲霞繼亭集者則鄉惟得所寄不在其中而疏亦不與焉自儲皇勝衣以來言者百數而長跪闕下以請惟曰可一人

上爲心動不二年竟定大典宗社陰受賜而不言功至不欲傳草其識量有大過人者余不論第論其文蓋江右文獻天下無兩上者言道德次者言節義而以文學爲緒餘卽有之不能出歐陽王曾二家範圍曰可髫

年入鄉校久待詔公車嶢嶢道真涵泳聖涯宋三君子姑舍是故其文本原六經諸子史而以秦漢爲宗卽時爲六朝駢儷語精華俊爽超然自遠其詩本原三百篇漢魏六代而以盛唐爲宗卽俯而爲大曆而正始風範不類昔之評文者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正剛重乎氣質曰可則參和不偏矣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懽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曰可則情境各當矣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在於高壯廣厚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在於麗則清越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曰可則異曲同工矣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



泉源如一。茹古涵今。出神入天。經世垂世之業。于斯焉在。豈直成一家言。藏之名山而已哉。方今海內有三謝兄弟之目。文部不以文名。果州以文名。而難爲兄。余鴛下至老無才可盡。殊負徐惟得屬望。至意第若劉孝綽。愛謝眺所撰著。常置几案間。動靜輒諷詠。較之愈風過日倍萬幸矣。

桂子園集序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舉嘉靖庚戌進士。于時同舉三百二十人。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州爲吳四郡治兵使者。參知陝西觀察中州。稍遷蜀方伯。

坐忤當路歸。蓋年猶強仕也。而先生爲大名蘇州時。善歷下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章自命。鮮所許可。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先生讀之。灑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稱。以政事掩。而晚好談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間。獨太倉在其推轂。先生益甚。而先生方與里中耆德爲洛下香山社。無復宦情矣。先生治園城中。有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四方韋布騷雅之士。若薦紳冠蓋。能言者數過。從先生遊。所爲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丘令哀之。凡若干卷。先生自名之曰桂子園集。而先大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



與商丘共事茲土也則委之序夫某惡能序先生集哉  
昔者太倉誦先生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事爲  
事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于事生厭薄而中  
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  
得其妙先生虛心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  
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迹爲道與道兩忘先生之所以  
爲政卽其所以爲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授於意言妙  
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傷氣不敷衍以傷骨摺  
拾博而師匠高合而爲篇離而爲句摘而爲字莫不有  
法度致味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

先生以文章爲政事以政事爲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  
造斂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重於兩先生也有  
以哉先生集成而太倉已修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  
者某重違商丘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某之言而  
太倉先生之言也

### 逍遙園集序

穆公爲郎時司馬石公爲給事中上疏斥指乘輿及中  
貴人中貴人磯

上怒杖之闕下穆公身擁護之解官與俱歸天下莫不  
高公之義以爲朱家季心之流已爾不知其能文章也



後公稍遷吏部郎中於讒口投諸瓊管又削其籍不復用天下卽無有能名公之義者而公益肆力於學六經史子百氏之書無不研精竹素碑版流播江南北而海內所宗文章家王元美先生推許特至于是公文名大振居無何卒矣同邑崔侍御集公詩若文行之而公之子內史仲裕請叙于余余在史館識公體氣高亮襟度恢廓推誠不疑假令知管時任雲蒸龍變以就功名之會何有不虞公賚志以沒徒以空文垂見後世也今集詩與文諸體畢備定格而後有篇故格不卑積學而後有句故句不薄極思而後有字故字不凡三百篇十九

首黃初建安六朝三唐兩宋勝國悉所考鏡而自成機杼情事配合意象適均博不猥雜新不險僻則公之所爲詩也以孟莊騁其辯以檀左工其法以短長雄其氣以龍門窮其態以唐宋四大家暢其指持論正而不激叙事瞻而能潔師心匠意不求倣輦抵掌之似而斲輪削鑿有神理焉則公之所爲文也蓋東晉後中原文獻遷居江左帝王更都之地爲五胡所辱而江左文章家日新富有乃至鄙夷北朝如韓陵片石語于今益甚而李子田李伯承魏懋權諸君子攘臂爭之余以爲此不足辨無論遠者卽近代之開先而爲北地信陽中興而



爲歷下新蔡皆灼灼人耳目其羽翼接武者不可勝數  
弇州先生何嘗不尸祝師友之哉彼以其衆此以其寡  
則衆者勝彼衆而汰此寡而精則精者勝穆公魏人也  
史稱魏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守白  
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其俗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剛  
武尚氣力穆公所論著得之士風爲多氣完而骨勁磊  
落伉爽汗血之足不受羈馭洛浦之容不加香澤連城  
之壁不掩寸瑕而世所寶重愛慕必歸焉寧與夫江左  
花鳥泉石之課閨檐粉黛之豔梳蠟鞞悅之飾一覽而  
盡再索而無餘致者比也明興二百餘年魏人盧次樵  
以賦名家而公始具體爲魏北地信陽是集行中原文  
獻以公樹幟升壇弇州先生之推許特至也有以也公  
家居好振人之急千里誦義無窮高才盛年沉淪抑鬱  
而無一切憂讒畏譏牢慍不平之感署其園曰逍遙惟  
以翰墨自娛丹鉛雌黃朝夕不輟有春秋戰國評苑左  
傳國語抄評七雄策纂史記節畧四史鴻裁百將提衡  
文浦玄珠諸家儁語閱古隨筆明詩七言律凡若干卷  
尤於文剝心故集文勝其詩云

### 董元仲集序

董元仲自少善古文辭其爲舉子業亦以古文辭緣飾



之歲丙子應京兆試文甚奇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獨  
吾友郝惟順爭之強此文章大手不可失也榜出畿輔  
號爲知人許文穆遜謝曰此郝廣文之功惟順數與余  
談其事余心識之辛丑元仲復除東阿令余得見之穆  
內史所談讌如平生歡分韻賦詩而別已元仲入爲吏  
部郎典楚試負水鏡之目而有嫉媚之者請急歸尋出  
叅知政事則元仲先卒矣友人張民部平父行其遺文  
屬余序之蓋本朝人文極盛成弘而上不暇遠引百年  
內外約有三變當其衰也幾不知有古德靖間二三子  
反之而化裁未盡嘉隆間二三子廣之而模擬遂繁萬

曆間二三子厭之而雅俗雜糅一變再變躋于師古三  
變躋于師心元仲折其衷而矯其偏不拘學以爲格不  
奔放以爲雄不儼薄以爲逸不撫拾以爲富不杜撰以  
爲新不險絕以爲奇不穿鑿以爲巧不隱僻以爲深不  
豔冶以爲色不妖浮以爲聲其書破萬卷而約其言若  
一家其體該衆作而適其宜無兩傷無論三代二京六  
朝三唐卽宋與近代名家未嘗不輻湊並進而操縱在  
手曲暢旁通如郢之斤僚之丸梓慶之鐻輪扁之斲師  
古可以從心師心可以作古臭腐爲神奇而嬉笑怒罵  
悉成章矣昔吳季札觀魯六代之樂爲之歌魏曰大而



婉儉而易行大者病不能婉儉者病不能行惟魏兼修  
而用之元仲之文類此豈得之士風耶今賢公卿大夫  
爲國家柱石爲人倫冠冕莫如魏多而文章之業若穆  
敬甫魏懋權兩君子鼓吹六經茹涵百氏休明一代元  
仲鼎足而立環觀方內人才之盛未有比也三人皆吏  
部郎仕不達而元仲懋權皆年未五十敬甫亦非上壽  
讀其遺文光明俊偉之度溫厚和平之氣縱橫揮霍之  
才鋪張潤色之猷堅忍峻拔之操未效于用世而可以  
傳世不朽何所讓於諸公卿魏之爲大名也信哉天下  
論文事方奔走東南而西北諸君子起而角之未知鹿

死誰手往者江東獨步是爲弇州與穆魏有紵縞交惜  
不及見元仲耳平父游吳吳復有弇州其人者否謂元  
仲奚若卽不然俟之後代有吳季子必以元仲當魏風  
無疑也余附名集中竊比吾友之知元仲有餘榮矣

鳩茲集序

明興文章之業自兩浙始青田金華諸公用以經綸草  
昧潤色太平天下宗之其鄉遂爲文獻大國二百餘年  
無偶者今莫盛于四明余所嚴事太常余君房相國沈  
肩吾祠部屠長卿其著者也太常無怙語相國無怙意  
祠部無怙調蓋視國初不啻青之出藍私謂東南之美



盡在是矣而頃里居友人傅仲執孝廉以鳩茲集示余則四明徐見可所著古文辭也鈎深致遠往往出人意表而以情緯物以文被質合于自然片言隻字悉準古者而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抑之則奧揚之則明疏之則通廉之則節激而發之則清固而存之則重昔沈隱侯論文三變相如工形似之言二斑長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標能擅美獨步當時隱侯雅意三者而所著述不甚爲通人所貴見可奄有之矣余聞四明山川皆峭蒨盤紆清泚涵涵寶藏所興仙真所宅其東大海爲百谷王兩儀精靈終古灌輸三子如椽之管攬結所不能盡而見可凝承之其有茲集不亦宜乎見可爲陪京郎司權蕪湖蕪湖古鳩茲地晚典荊州荆之屬邑松滋或曰亦古鳩茲地是集也其稱名小其意常有以下人者余謂鳩茲在吳小邑越沼吳而有之復爲楚所併見可領郡實楚舊都儒雅醞藉且吞雲夢者八九于胷中蕞爾邑如黑子之附面烏足名見可哉



千箇中慕爾曰收黑千之州山言以各良百結  
汝將良百餘獲實裝書清齋報驅諫且吞雲漢卷八八  
以可人皆余聞賦茲并吳小弓斌以吳而首之對為發  
呂休滋迺曰亦古賦茲此具集以其辭各小其意當有  
為剖京浪同蘇燕賦燕賦古賦茲此與陳以陳之屬  
辭視不強盡而良百錢承之其有茲集不亦宜乎良百

### 徐少宰集序

先帝二年初簡諸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凡三十人而吳  
少宰徐公公望褒然舉首公故閱覽偶病杜門三月後  
出則五經諸子左傳國語史記文選六朝三唐詩手書  
一過瀾翻在舌是時吳韓公存良沈公道立四明沈公  
肩吾平湖沈公幼真皆同館存良齒最先號館長道立  
副之故事館長副多授史官而道立領解又申相國所  
首拔肩吾會試第三人與公同出余文敏之門故與文  
敏同里同學幼真先公十二年舉於鄉壬戌成進士以  
讜言忤當路避之六年而後入對嘗識公諸生中比讀



公文驚曰大非吳下阿蒙此四公名初踞公上公刻厲於學三冬文史足用相甲乙矣卽

上所舉首誰得置之公寧有心競力爭耶五人前後俱史官吳一郡得三人號爲盛事而道立早死幼真屢進屢退僅擢少司成尋廢不用公以少宰罷又二年存良以少宗伯罷而四明貴至首輔嘗聞江陵歷下蒲州及壬戌乙丑館閣諸公皆言同館相睦未有如隆慶戊辰榜者余不敏託公後塵乙亥坐蜚語外補至丁丑而翰林以諫奪情被嚴譴遠謫吾榜遂有七人亦或不激不隨兩可中立微聞吾榜意氣漸不如疇曩而公與諸公

隙自是始開去拜相地步武耳屏之里居終一星而羸不復收經筵日講臣取任子卹典爲尋常事亦靳不與好事之口猶議其後未已也而余竊不謂然以公文知之不弔詭索隱不競巧鬪靡不拾殘潘餘唾不鈎棘而爲深不陟削而爲高不幻化而叵測不陝輪而靡定不翹然自喜而凌厲浮夸不嫉時憤俗而怨誹怒詈手應其心口如其腹質實坦易夷雅通達與其所沉酣經子左國史漢選彙諸書多蓄而精擇之靈明獨裁鑪錘自運不卽不離亦古亦今吾榜諸君子執牛耳樹赤幟者不乏人公並驅故無讓也公善食酒而得竒疾卒無子



二十九  
以伯兄仲子元滂爲後走京師干澤無應者生產寢落  
與其叔父子本仁持遺集渡江示余先少宰所藉不朽  
此耳當時同館合及第者三十三人五十年來獨先生  
一人在孰爲知先少宰者請序其集以傳夫文或因人  
重人或因文重余惜公之人不盡信於天下而幸集公  
之文可以知其人故爲述其本末如此嗟乎五六公與  
公顯晦升沉懸殊身後俱化爲黃壤而公遺文卒與五  
六公並著曾不以官軒輊則信乎文之不可以已也

馮司成集序

司成馮開之公舉進士第一人已爲庶常吉士同榜則

沈君典與江陵公叔子俱及第江陵奪情公偕君典書  
牘面晤極道不可而翰苑諸公或抗疏被罪或以星變  
計吏竄逐公及君典謝病去江陵沒始赴闕除太史持  
論往往齟齬當事貴人卒坐左官稍遷至司成而後進  
復詆諆之遂罷不復用余承乏秉越憲始晤公公少余  
一歲業已皤然老翁落落穆穆君子人也自是意愛日  
密見其兩子才情道上別數年而公遂卒兩子屬余爲  
傳已梓其全集視余余嘗聞李嗣真論王右軍書每不  
同以變格難儔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  
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



篇孤鴈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象贊洛神賦  
姿儀雅麗有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  
獨妍竊謂文當如是而作者一而用之多不相肖公所  
論著必似其人切其事喜怒哀樂之狀讀之宛然在目  
此一譬也或問杜輔玄法性佛性寬狹輔玄曰在寬成  
寬在狹成狹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  
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  
夫文之體裁各有當然之則而好尚偏定至不相通公  
大章短篇法言異語清辭秀句因應無方率有妙悟精  
詣此一譬也二子微哂曰君子書于禪都不解何以評

先君子文則不有范韓兩家之說乎范蔚宗曰以意爲  
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  
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韓昌黎曰本深而未  
茂形大而聲弘行竣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  
優游者有餘公文妙得兩家指趣矣二子曰善錄之爲  
公集序

萬先生集序

王符曰學問之士好語虛無爭著雕麗以求見異此傷  
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  
蹇之詞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此悖孩童



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度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此滅貞良之行而開亂危之原者也。士風儒術漢猶近古而節信持論如是況乎叔季之世哉。吾師萬先生自爲郎以及方嶽垂三十年其鄉執國命者最久頗網羅名下士以爲羽翼晚乃薦賄鬻爵門生故吏比隣親戚連體並進獨先生羣不黨矜不爭浮沉中外與彼其之子相終始先生鄉人盛談理學天下靡然從風嘉靖之季當事者以此爲招先生不標門戶不攝徒衆言高一世處之愈默器重一時體之滋

沖進而當官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遭讒中廢沒齒無怨言爲德于家爲德于鄉親踈遠邇遺愛見思迄于今不衰少子宰中都蒐輯遺文比于家訓庭誥有內篇有外篇有札記自天地二曜五行造化氣運無不剖其疑似自六經諸子二十一史百家著作無不究其旨趣自三代而下儒林以及二氏宗門無不正其得失自朝廷宗藩選舉河漕鹽筴邊計水利海防錢法屯政無不晰其利害理或質之心性不相當事或揆之時勢不相宜卽大儒之說古今所尊信誦服者未嘗曲從見地超然言必有中矣他文字若詩歌大要感觸景物抒



寫志意無一切綺靡浮夸之習可以傳道解惑可以理人經世潛夫所謂道德學問貞良按其言而人可知已先生遜世無悶豈屑傲身後名存則人亡則書遏抑而不宣後人何所迹責某年弱冠辱先生甄錄老而無聞不賢未能識小況其大者乎中都宰治行著聲以考最奏復先生階勲顯親揚名功用未艾當與是集並垂金石竹素也

吳民部小集序

宣城儒林藝苑甲於東南而余所最服慕則梅文學禹金湯司成嘉賓禹金秀朗精整嘉賓閎深超越宜無可

與參者而亟稱里中吳福生云福生舉子業冠絕曹偶從者如雲授經之暇益博覽百家言爲古文辭詩歌垂三十年研精彌勤竟兩取上第拜民部郎四方人士響臻景附所爲黃山遊記休夏秋逸詩傳寫紙貴矣儗楚何敢與文墨論議福生屬其友授余讀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已讀禹金嘉賓所評語記類應劭之封禪盛弘之之荊州鄴道元之注水經秀色可掬丹霞映而翠竇飛詩則彭澤左司香山眉山之沖恬簡遠曠達而天真爛熳與禪理相契詠物刻比相肖而不損格感興標會切至而不損意自唐杜少陵作秋興而明李獻吉以後



踵之氣憤越辭剗激福生獨能以冲夷之氣爲敦裕之辭蓋郎潛吏隱可以安身奉職循理可以爲治故秋不以悲而以逸知人知言豈溢美之談互相提拂引重者哉余于是而竊有感于友道之難也易之需曰有不速客之三人來敬之終吉損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人之好名孰不如我名相軋而敬不終所損多矣禹金以明經嘉賓以及第成名在福生前而福生久困諸生兩公心好之直欲假羽翼吹噓上天福生名晚成而言必曰吾友吾友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温不增華寒不改葉宜其言臭如蘭同聲如鳥嚶鳴也孔子稱直諒多聞益者三友夫如是終何不吉而又何損焉文會友友輔仁蓋聖門學術則然耳晚世文人相傾遂成結習頃者福生之鄉縉紳韋布心競口爭負不韙聲得是三益一洗之幸甚余嘗邂逅嘉賓于武林而不及從禹金福生游爲缺望因序其集志高山景行之意焉福生所論著此特言光片羽潛心大業言立不朽天下後世耳目俱在且兩公水鏡月旦安事儉楚爲也







子賜姓諸侯命族姓相生而族相屬蓋周千八百國諸侯與公子公孫爲卿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楚論楚出顛項高陽而苗裔曰鬻熊爲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至達而強其子孫以邑以官以字以氏爲氏若鬬若遠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伍若薦若申若莊若左史工尹連尹沈尹箴尹芋尹之屬皆聖賢帝王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搖筆泉湧動詠靈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未有出於聖賢帝王之後之爲公卿大夫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亡而聖賢

帝王之後與庶人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邁種而不知其世系所自來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代其治食租衣稅豢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龍土梗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爲長司馬遷表漢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而次於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來諸侯也若曰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宗三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頌說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



與焉。班固表因史記而夷世家爲傳，自是以後寒峻單微儒林文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菟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者如隋越願不復生帝王家，古今人事之變，其多寡輕重相返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爲王，高皇帝之雲孫。

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某孫也，於天下不賤矣。耻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共稱，則世祿之末勢極而不返，俗漸摩之使然也。晉范宣子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爲不朽，而叔孫豹辨之，此謂世祿何國。

蔑有魯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平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昇甫鈇規陶旋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遜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庾敳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例，特爲三閭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木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昇甫弁髦王爵而竊比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深於隱。



者也。昇甫所爲隱，抑有出於是藁之外者乎？介之推身  
旣隱矣，焉用文之？揚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梁武  
帝謂曹景宗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一詩？其說  
各有當，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嫻於文，無可爲昇甫玄晏  
是序也。聊比於他山之石可也。

夢古齋稿略序

仲佩王孫以其所著夢古齋稿屬序於余，則學士郭美  
命先之矣。余故辭不爲序，而題數語。其後以鍾嶸品建  
安江左詩相方，仲佩復使使報余書曰：文苑儒林前史  
列爲二傳，蓋道之岐也久矣。往代毋論，國朝薛胡譚道

術李何摘文賦，雖云各持尚，未相姍。逮李于鱗、王元美  
二子者出，始有重文輕儒之成心。于鱗之言有云：憚於  
脩詞理勝相掩，元美卮言以爲然，不肖曩與吳明卿面  
譚，下一轉語云：憚於脩詞理勝相掩，固失矣。而憚於窮  
理詞勝相掩者，亦豈爲得乎？明卿大噓世道日趨於下，  
昔人謂一解不如一解，宋文誠萎陋，然什一擇之，精醇  
或在。卽如西銘定性簡古，近經斯可盡，杜絕之乎？鍾嶸  
詩品非文學上乘，而江左清譚非道德正宗，不肖姑舍  
是文，雖不盡準諸漢，而亦不規規於宋。學雖不盡棄乎  
宋，而亦不屑屑於宋。不量其力之不足，思欲通古今貫



文道而一之。不知人世有漢唐宋人表有文苑儒林。惟門下作儒生觀。母作詞人觀耳。不佞讀其書而爽然自失也。夫漢儒林已非古之儒矣。而况文苑。仲佩夢寐古人。卽漢且不足慕尚。而况建安江左。古與今一也。今之脩詞者。不能加於古人之上。今之窮理者。抑能出於古人之外耶。詞與理一也。有有其詞而無其理者。無理有餘而詞不足者。語有之。三代無文人。非無人也。夫人而能爲文也。六經無文法。非無法也。夫文而皆法也。孔思曾孟四書。豈不平居師弟子之常談哉。以爲筆之於書。不可苟而已。必修其詞。無一非理。無一非文。而自近代

語錄出。一切不修飭。遂欲與四子書并行。而苛責夫法言中說。比於吳楚僭王之誅。其無乃失均乎。仲尼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述六經。何辭無理。何理無辭。範圍萬世。莫之能過。故曰修詞立誠。以居業。又曰辭達而已矣。辭不修。則不達。惡名爲理。仲佩文不盡準漢而學。不盡規宋。通古今貫文道。所挾持者甚大。非余所能知。是稿以略名。故不足盡。仲佩乃其所爲。夢古意具是矣。

毛文簡公遺稿序

世廟初載。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謝病卒。興濟道中。旣十許年。公子思州守希原集公所爲詩文。請序于羅文莊。



公名之曰三江集三江公別號也公久宦無長物以遺其子不能授剗而無何思州罷有子九人家益落落集亡失太甚公從曾孫侍御公蒐拾九合之積有歲年會按兩河事且竣出以視左丞孫文秉氏及某體別句櫛版之省中而更名之曰遺稿蓋公詩已無一存其文存者葺葺耳非公之全也某蚤歲官史局與脩

世廟實錄見公佐冢宰時忤閹瑾使左右刺公陰事不得一日入朝有璫前揖公曰他吏部門晝闔而夜啓獨公夜闔而晝啓耳寧濠欲令撫按臣以朝服見又脅守臣上其孝行公時爲宗伯尼之已而

世廟繼統日行三百里迎至郢論功任子世世執金吾力辭而大禮之議公五疏執不可會廷推公太宰復力辭尋以病乞骸骨疏四上得請公去而諸議禮者附上意驟貴至台輔其慷慨激烈者坐廷哭下詔獄遠竄四裔大臣往往見法被三木自此始矣如公引大體恥曲學阿世而外不盡言以翹人過正直忠厚無矜節而噉名是寧可多得也明興鴻昌龐茂之運無如

敬皇帝朝率循大卞在宥天下一切新進喜事悉格不用薦紳大夫重去國國多白首魁壘之臣人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文章醇厚爾雅稱盛時風公丁其時所觀法



爲多。乃其文辭抑何與人相肖也。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而匹夫匹婦可喻曉。其氣舒徐不迫。充然而若未竟。其意澹然若無深思。而蘊藉有餘。味其於人不爲虛美。而蟬緩有情。按其編而知其爲。

敬皇帝時人也。殆所謂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者哉。今去公垂八十年。作者如林。大都刻剝以見法。馳騫以見學。卓詭以見才。藻豔以見情。至封事彈奏之文。果於掊擊。若聚訟罵坐。識者竊病其爲東晉六朝之浮薄。而更憂其有後漢南宋之流弊矣。彼其之子。讀公文當掩口而笑。是金華殿中語耳。於乎。以公所長。豈其欲之而

不能哉。所不爲也。某故識其端。以寓先進君子之思焉。

### 韓宗伯集序

少宗伯韓存良公之舉進士也。與余同出劉司空先生之門。已同爲庶吉士。公以齒居長。一切上下往來禮文。度數皆出裁畫。諸人受成事而已。故事館長必除史官。是時蘇郡吉士三人不得無出入。彼其之子思所以構公公。若弗聞也。又欺公易與。時調弄之。公若弗聞也。衆翕然服公雅量。諸吉士書舍在翰苑兩廡。共張俱備。然率歸宿私第。公三年處其中。夙興夜寐。身先就列。橫經捧手。揖讓進退。不失尺寸。綜理密緻。而精力有餘。日夕



諷誦講貫每懷靡及書好素旭家法一習輒肖墨爲池  
筆成冢矣修兩朝實錄領大司成贊大宗伯歷兩京侍  
上經帷皆以資序進無橫拜踰等與人交卽之溫然而  
不可狎聽之言娓娓然而不可間雖造次凌雜中委蛇  
自如公人品大略如是而其文亦似之才弘而斂之就  
法不爲橫溢思深而反之近裏不爲隱僻氣奮而抑之  
守中不爲亢厲學博而約之求精不爲夸靡詞修而要  
之大雅不爲豔冶其指流暢其格重厚其意和平其度  
整暇非遠非近非淺非深非華非素非巧非拙斌斌乎  
在茲矣明興治運文運遠過前代弘正以上朱絃䟽越

之音陶匏素車之質太羹明水之味猶有存者嘉靖而  
後人人言兩京六朝三唐復索之二氏目前輩爲臺閣  
體劇琢無餘功發揚無餘蘊澆醇散朴人心世道日趨  
愈下識者竊有隱憂焉讀公之文當第靡波流時卓然  
自爲一家復見先進風範良足貴也始庶吉士入館自  
所治經外更治一經及唐詩正聲先師趙文肅以爲章  
句小學耳詩尤末務必討論六經精義旁及百家而歸  
之身心倫物真體實踐明習朝章國故民情土俗利病  
美疵酌以往代治亂興衰之蹟法鑒與革所宜藏器于  
身待時而動其所責望甚遠大余蠢愚惰慢不能受萬



分一公服膺勿失藏修息游談理則哲儒之微言論事則盡臣之右畫評人則良史之直筆專心致志三者而已豈與夫締章繪句之徒屑屑焉挈長較短哉公子朝廷眎余遺集塵數卷申少師吳宗伯焦太史序之已詳余從公遊久悉其生平特本原公爲人以明集所由來固非偶然集出公自署曰雲東拾草若無意而偶得之者此公之所以爲文也卽其人可知已

### 沈司成集序

司業沈幼真公之生也母俞夫人方病熱故未及大期瘠特甚膚清可見五內手足指或不具而啼聲高暢徹

聞外里人異之比免乳卽謝絕一切戲弄玩好吃然成人器宇獨游情竹素古今無不該綜壬戌上春官時

天子方決事齋居求長生冲舉之術而海內爭諛調取容執政以人君其尊如天爲目公之論曰君子之敬其君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也亦曰如天丁文恪公覽之盱衡擊節是異日骨鯁臣薦之第一執政大怒以爲譏已文恪厲聲持之書生述所見耳閣下何遂自居小人而用爲嫌如不第一者請無敢與此席同官婉解執政佯諾而仍以冠文恪房抑之他房後榜放公名動京師而卒不能事能臣遂歸六年



穆皇踐祚而後偕不佞奉大廷之對也公貌不勝衣而取予可否萬夫莫奪言若不出口而物能名事能應叩之無窮屬有微銜于同人復歸更三年始授史官蓋自是公數去數來在朝之日殊少僅以

穆廟實錄成與不佞輩晉爵一級而已凡十六年遷南司業史臣擢用以不離局爲貴而呼司業爲嫁老女至南益厭薄之無何以南畿試事中蜚語則江陵物

上有所誅進好事者競以建言爲名高公坐是不免矣故事史臣遷官由執政疏請銓部主覆行耳江陵炙手可熱公衣裾不撒其門而典試在江陵寒魄後欲以微

惠何人其時公壬戌榜已有二相一死一生人情改趨故相黨人垂首喪氣而公顧舍此馳彼耶向後兒女戚爲冢宰同館拜相復五人皆推轂公嘗起爲冏丞而卒不應詔有與公同蒙詔者每自辯數而公默無一言終歲重門反鎖朝夕啓居母夫人外焚香書舍尋繹舊業蓬蒿滿徑澹如也謂公急貴而歷三朝官不過六品謂公急富而田廬悉太公所貽無一椽一畝之益以終其身何也不佞從公久所見著作不尠比入越得此二十一篇者研窮理奧發抒性真自闢壇域不落窠臼三才之道大略具焉子雲深沉于玄長沙通達于治柳州謹



嚴于體裁。廬陵眉山調暢于論議。公殆兼之乎。以不佞  
久從公而讀其文。若二手夫。文不足以盡公。二十一篇  
不足以盡公文。而世之人。又安能盡知公也。古人有言  
相與非一日相盡。非一事不佞。謬稱能知公萬分一。因  
公門人侍御葉公之行是文也。而述所爲扼腕公者如  
此。如曰汗阿私所好。亦何敢辭。

### 童庶子集序

余過相州謁故少傅郭公。言必稱童士疇。先生公故先  
生南宮所舉士也。已復嘆曰。先生遺文多放失。嘗令門  
人何康伯就其家蒐葺得五卷。康伯備兵濮上任劄劄。

之役。今二十年矣。莫知所在。相與惋惜者久之。無何趙  
右史蘇子長來謁手一編。視余則先生集也。子長濮人。  
蓋何君失之。而子長得之。遂爲板行。子長以余先生里  
中後進使之序。而少傅子長相去步武。又嘗經紀其事。  
序宜在少傅。余逡巡不敢任。旣得謝里居。少傅尋卒。而  
子長更使使申前語。余不獲辭。按今文章家率以館閣  
體興。而古法幾亡。長沙李文正實振之。而先生與茶陵  
蒲圻同舉進士。爲吉士。讀中秘書。踵文正後。遂以能作  
古高步藝苑。又皆吾楚人也。所論著傳于世者。文正蒲  
圻最富。茶陵不及其半。先生當茶陵十七。嘗鼎一臠矣。



必食雞跖干也。文正於文章有復古功。猶楚陳涉爲秦民湯武。其在先生。則赤帝子闕達大度。而蕭何收圖籍。叔孫通定禮儀。張蒼造律。陸賈新語。蒯通雋永。聲名文物。大觀具矣。茶陵爲先生志墓品。其詩文語無溢美。海內盛稱先生。河志有兩京程度。迴翔詞林二十餘年。官不過下大夫。卒之日。家無餘貲。有出於集之外者。志亦不具。余是以及之。先生別號內方。因以名集。蘇子長名。潢尊人司馬與先生同朝。伯仲若諸子孫。能文章者。以十數。其傳先生之集。有以也。

### 丘庶子集敘

明制簡詞。臣入秘閣。備顧問。其賢者累官至公。孤夾輔君德。裁成國計。坐者論之。作者行之。百司仰流膏澤。下于民。蓋無相名。而有相實。夫相也。而第以文章取重哉。詩書所稱相臣。若禹臯陶之謨。伊摯之訓。傳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後世如蘇頌。李嶠輩。第與騷人墨客。競長聲。偶句字。間抑末矣。雖然。良史三長。曰才。曰學。曰識。今相臣率起家史官。學必閎深。才必茂敏。識必精微。卽宰天下。寧復有他道。文章不盡相業。而可徵相品。修此三者。故全也。友人鄭工部應尼。出其座主庶子丘先生集。眎余。蓋以統總九流之學。驅



馳千古之才究極三靈之識而發之爲文該博而不支  
蔓竒警而不頗僻縟藻而不纖靡玄奧而不穿鑿矯健  
而不粗厲嚴整而不拘迫索之有餘味詠之有餘音展  
之有餘艷引之有餘勢文章家所稱衆美無不具矣余  
聞相臣泰山喬嶽以爲鎮重商彝周鼎以爲典則光風  
霽月以爲韻宇海涵地負以爲局量行雲流水以爲作  
用黼黻河漢以爲潤色布帛菽粟以爲本質則丘先生  
之文又無不具矣不朽者三言居其一孔門論有德必  
有言虞廷以奏言明試功古今立德立功之人非文人  
言其傳不遠丘先生兼史臣三長而後有此文他日柱

石巖廡師表當世以此文成三不朽雖詩書所稱奚讓  
焉蘇李輩何足道也先生方富於春秋口代絲綸筆爲  
袞鉞其所論撰藏金匱石室與副在名山者余不能窺  
萬分一天廚寸鑿而五味之和含焉丹穴片羽而九苞  
之采呈焉此亦先生之寸鑿片羽已語曰文章關世運  
天欲平治天下也考慎其相斯集不賢于夢卜乎應尼  
曰昔者李克論相有五視不及文章文章者心之精神  
所從出人焉廋哉子見及此可補李克所未備殆非謾  
語請以爲先生集敘

西遊四集序



今道術之弊甚矣。文章則浮艷而幻怪。政事則粉飾而偏煩。氣節則虛憍而忿戾。理學則拘滯而迂踈。國家生靈利害要領。不聞有心傷力持者。而效賈豎兒女子爭言巖廊表著。爲訟府劇場。海內郵而效之。日墮惡趣。明興踰歷四甲子。以來世道人心。未有若茲囂競詐譏者也。端倪於二三臺省。省臣能言不能令人必行。臺臣巡狩無論藩臬郡邑。仰鼻息唯阿不暇。卽督撫重臣肘虞旁掣而腹慮長鞭。故轉移世道人心在外。則臺臣任其責矣。江陵蘇侍御潛甫。余始識之廣陵。聽其言論風旨。繡衣持斧中所不恒有然。第漕河一事未旣。所抱比按

山以西而西遊。集成展讀三復。然後悉其清遠。出塵塵曄冠世。非偶然也。其政不易宜教不易俗。因勢利道。察吏持大體。不爲繳繞煩苛。推赤心置人腹中。人人得陳見。悃誠不設。城府不飾。邊幅其御宗室先之以禮。不刻覈傷恩。其按塞洞矚彼已情形。往事沿襲妄冒無所得容。又不必文法束縛。許便宜自進止。山以西政平訟理。吏修職無逸軌。民樂業無失所。雨暘時若。歲則大熟。而虜帖耳受羈縻。甚馴清靜恬愉。諸司蒙成函福焉。天下事無一不從。學問中來。潛甫學要於窮理盡性。至命雖灑掃應對進退。小物不遺。而大本自在。雖喜怒哀樂錯



綜相投而中和自在。雖多聞多見而默識自在。雖震撼  
擊撞往來無端而夜氣自在。迴光返照靈臺炯然平等。  
一相太宇盎然神定氣閒。故能兼總衆妙。暖若陽春之  
自煦而潤澤者不謝。施婁若秋霜之自零而凋落者不  
任怨。豈夫入耳出口支離訓詁之學。可窺其藩。抑豈頑  
空斷滅種性非圓通無礙之學。可升其堂奧哉。余承乏  
晉四年。沉迷簿領百無一成。潛甫方暮年而大比大闕。  
大計綱目畢舉。貽晉人永世利。余少不好學。老宜無能。  
爲役幸此楚材爲晉用。藉以雪恥。與其榮施。集有詩草。  
有日紀。有札子。有雜著。總之出身加民。發邇見遠。無時

無事。非學問實地耳。或曰潛甫學精微。廣大子第。取今  
時事。揚扢以爲軼諸杜。後惠文。上是猶鑽故紙。不得出  
奚足知之。余聞融大師言。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  
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與俗無異。潛甫得西來上乘  
秘密。西遊集當如是。余亦就僧俗見解論之而已。豈敢  
曰知潛甫乎哉。

玄覽集敘

督學使者馬公按部校士之暇。登太和凡四日。悉攀采  
其名勝質。求其故實。而手筆之。得詩百首。有古體。有近  
體。有絕句。文八首。有說。有傳。有記。有賦。彙而集之。名爲



十三  
玄覽授余卒業焉余所見嘉隆以來爲太和詩文者王  
司寇汪司馬徐宗伯吳叅知馮觀察諸君子各有精詣  
妙境要以囊括千古極命庶物宜無如公其名玄覽用  
老氏語實以

世宗封玄嶽故公自敘玄於衆妙爲谷於諸色爲空空  
者色之至谷者妙之總精微不可思議余第以文論易  
曰天玄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止極  
耶夫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而境易窮猶適莽蒼三  
殮而返而公則深遠索之無盡矣易言乾爲大赤諸家  
亦有絳霄紫微之號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

爲玄英此孰非天之氣而獨曰天玄從其大者言之也  
夫小給之才偏至之識得文章一體高自標置而公則  
廣大矣五色成章八風從律不可一家名矣考工記鍾  
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鄭玄以爲玄在緇緌  
之間其六入者與天道運而無所積玄故自然則而象  
之必有積累漸染之功今爲文者何其欲速而襲取也  
而公則學以聚之久矣沛然有餘粲然日新矣抑老氏  
有所謂玄同者和光同塵挫銳解紛豈其離羣絕類自  
爲宇宙而頃日好奇之士欲盡去文章舊法謂自我作  
祖然終不能出古人範軌祇以形其孤陋寂稿耳而公



則不卽不離善與人同渾成合一矣滌除塵垢茹濟沉  
澆抉剔胚渾信乎其爲玄覽也已六朝人新語文學一  
則首列玄言而辭賦次之又有玄對山水之說公辭賦  
得之若玄造神授叩之若玄牝神存而山水若爲增色  
與金泥玉檢並垂不朽余嘗兩游此山無一語酬山靈  
僅以訓詁論公之玄猶盲者仰天而指人曰玄如是也  
有不擲揄笑之乎

慕隨堂稿序

晉爲唐虞夏所都二典三謨文章萬世之祖天地精華  
醞釀宣洩自西徂東故有中原爲雄江南爲雌之說明

北地信陽中興大雅百餘年間西北詞林蔚起余所睹  
記晉人蒲阪兩襄毅張文毅山陰王文端故不觭用文  
學爲目高平常評事汾陽臨汾孔亢兩左丞陽曲王右  
丞猗氏何中丞稷山梁憲使孝廉兄弟王郡伯若而人  
皆有集勝兵驍騎馳騫中原矣而最後見藩伯傳應期  
公所爲慕隨堂手澤稿者其氣完而沉其骨勁而清其  
格整而約其語修而潔宮徵經緯不謬古人而無模擬  
牽合之病無餽釘粉黛之習與諸君子相提而論猶之  
班固傳毅伯仲間耳公文名不甚爲人知亦不受人役  
旣沒而其子明經兄弟始葺而行之余稔公宦業憾不



盡其用乃所結撰可傳若此可想見其人已晉之先有  
王仲淹者歷數古人文傲冶誕辟急怨怪怒淫繁捷虛  
之屬不一而本原人品爲纖誇貪鄙淺詭小人按公之  
文與其人合令仲淹氏而在詮叙品第其在約則深典  
四君子之林乎甯嬴曰言貌之機也身之文也余讀公  
文益信知言知人道相通矣堂所以名慕隨蓋雅善士  
季爲人故余因略舉古今晉人序集之首簡云

周戶部集序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而人實肖之發爲文辭各得其

稟賦所近故偏至易而具美難余以爲自此三代後論  
也三代而上帝王更都西北文獻代起盡挾天葆地符  
之秘而大江東南無一與焉自漢東京以迄于晉江與  
河始稱兩戒而西北東南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矣文之  
盛莫如六經六經皆出三代上其人皆西北產其氣豈  
以嚴凝旣勝而不足於溫厚者耶季札聘魯觀六代之  
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夫周之舊則嚴凝溫厚相濟者也儒者憤秦亾  
周悲周亾于秦而不思夫秦舊周地也又不思夫秦風  
之氣決敢往其末季則然亦非秦之舊也而一切以猛



悍病秦聲過矣仲尼采十五國之風秦與周並列寧無  
故哉試取而誦之蒹葭秋水之清絕也厭厭溫玉之冲  
夷也遡洄遡遊之委婉也憂心欽欽悠悠我思之深至  
也黻衣繡裳夏屋渠渠之華整也珮玉鏘鏘輶車鸞鑣  
之雍容也小戎駟鐵與子同仇之壯勇也嚴凝溫厚孰  
多孰寡孰離孰合哉不佞往官秦數爲秦明其不然而  
最後得民部周子大集讀之乃益自信子大秦人也有  
用世具一仕爲令再仕爲郎以病免以其俗多武健以  
其才可肩宏鉅以其遭不無厄鬱而子大爲詩若文昌  
大而不放溢橫潰修潔而不艱深寒儉凝重而不矜貴

傲慢模擬而不猥雜餽飭廊廟邊塞山林各當其景而  
無他岐禮樂兵戎宴會傷甲各適其情而無長語兩京  
六代三唐各因其格而無襲迹子大之爲秦聲抑季札  
所謂周之舊耶嚴凝溫厚劑量適中可以窺天地之正  
氣得孔氏采風家法矣或曰

高皇帝起江北定天下建都江左宇宙以來一人西北  
東南四履長遠過於三代二百年政教德澤所漸染文  
質斌斌故嚴凝溫厚之氣如和羹玉燭莫不調適而子  
大令腕爲陪京股肱地收東南佳麗以藻飭西北之勁  
直其不可日以秦恒調應爾由子大徵秦由秦徵天下



而知明之文郁郁與周比隆也嗟乎此難與曲士道也  
華禮部集序

嗟乎此余友毘陵華起龍所爲文若詩其婦翁中丞王  
公愛而傳之者也起龍少余二十九日又同舉進士兩  
人雅相善也當是時君業以文名翩翩豪舉而曾有詔  
選諸進士爲庶吉士衆無不心儀君乃卒不果旣謁選  
得工部主事遂謝病免三年再入爲刑部尋改典客再  
以病歸歸則持學士公服不踰年死矣始學士公以吉  
士外補久之得入官不過下大夫其屬望起龍故甚而  
華氏在毘陵皆累世名貴人毘陵俗以門第相勝仕宦

不直意則鄉里笑之起龍秀美而文爲一時同進所忌  
而家又鉅富主者引嫌謝不敢凡三爲尚書郎不得調  
學士公大失望卽起龍意不無小動也學士公三子起  
龍最少最憐愛之時時有所軒輊其歸也外事兩兄盡  
禮而內不欲失學士公歡日肆力於學冀成一家言以  
舒其憤嘗語余曰中原七子才矣然所沉酣左馬耳柰  
何置六經不講乎武進文必述六經而格在宋歐氏後  
夫能以六經之學爲二史之文者誰歟其志嚶嚶然類  
此今觀所爲詩文大都皆酬往慶弔之語歸田以後寥  
寥無所論著則何說也學士公善五言詩有陶韋之致



起龍好之故詩古風爲佳其書學虞褚家法晻曖斐亶極有好勢而總之未詣實際使天假其年倘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耶中丞公言語妙天下起龍當借以不朽而更走使者千里外索余共序之余不嫻於辭何能爲起龍益毛髮事念與起龍綰帶交意愛甚密一旦化爲異物不勝運斤亡質之慟聊爲道其所以云爾

師迂軒稿序

明興相臣之多賢子孫者蜀最著而蜀惟楊文忠公最著文忠公鼎革於嘉靖之初其時勢易其功顯匡扶於正德之季其時勢難其功微而冢子太史用修先生博

物洽聞爲一代士林稱首又以廷諍大禮竄西南塞直聲動天下天下迄今稱公父子不衰而不知有仲子職方郎用叙公者公起家進士爲郎而新進用事之人與文忠公忤修卻於公坐公匿司馬省中籍至下詔獄削爵爲編氓蓋釋褐才六年爲郎才二年屏居田間者三十餘年卒質志以沒沒之日子以義觀察方髻北其平生所著詩文多亾失又四十餘年而觀察亦歸田稍爲輯之而授之梓詩百有餘篇文才百之一耳公居恒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以師迂名軒因以軒名詩而以義分部大梁時與不佞善會不佞起家領川西之役過以



義杯酒勞苦出公集屬序之自突梯滑稽蘧蔭戚施之  
人類惡直醜正而訾之爲迂迂者經德不回無欲速無  
見小利豈易及哉以公之才處察父哲兄間易於借資  
文忠公雖去國其門人故吏無之非是易於求援文忠  
太史以持正取罪易於悔禍改節而卒不能事新貴人  
一旦徇偏辭下文吏躡尋不得轉移幅巾短褐老死荒  
野此公之行巧宦所見爲迂而君子以爲守道也當公  
時李何邊薛諸君子修先秦漢唐之業而太史自設局  
樹杓海內歛然好之鵠起蝟奮而稱詩矣其負才者縱  
橫跋踔而越程其爭詭者鑿空角險而傷體其競藻者

鏤冰楮玉而乖情其才小給其見偏至其學涉獵其思  
鹵莽其仕宦不達或激昂而不勝憤或壹鬱而不勝怨  
或佯狂而不勝放或希冀而不勝躁而公皆無之以偶  
觸之境發天然之籟要於當可而止此公之詩承學所  
見爲迂而君子以爲由衷也公志不在襲名故世不能  
名公詩而以身沒甫傳嗚乎公之迂所謂愚不可及者  
耶以義爲御史未久齟齬有力者補今官嘗攝方伯筦  
鑰揮羨金累千不顧所居食文忠公故宅遺畝無增益  
堂下草生門外喬木干霄非其人不見手一編南窻下  
漫滅不休若將終身爲人嘲以義迂以義應曰吾迂師



之吾父其必以師迂軒目公詩有味乎其言之也

### 楊道行集序

蓋余友鄒孚如亟爲余言楊道行也道行少孚如三歲同舉進士以文章行誼相切磋甚驩有年所矣嘗出其守濮時所著示余余津津賞之天廚寸臠卽九鼎可知也又十年而余左遷部潁川過道行道行治具延款縱談及文事其指若曰人有心而形之於言言必文然後可傳遠故文論理必別是非論事必明得失一切可喜可哀可怒可愕可懼情狀如在目前使人覽之不覺失笑盱衡髮立舌吐齒齟而涕欲下乃可耳當今之世宜

莫如弇州而弇州推尊歷下新都不啻出口此弇州自爲盛德事非所以訓也夫兩公會不若屠長卿與吾孚如余亟服其持論因語之曰雲間有馮元敏今又有道行道行遜謝不敢當而恨未識元敏別去二年道行門人湯伯恩行其集于武林而介孚如屬余序余以序屬潁故吏致之又七年而道行門人潘士美來晉陽道行嘗爲士美序其集因問道行狀知余前序未至會過夏鎮伯恩爲水部郎假之作致書郵而繹前序大指以貽道行蓋其詩精采丰韻春容清逸出入唐中盛間而多獨詣之趣其文氣骨本龍門體裁出昌黎而廬陵眉山



相資並運博而不溢深而不譎華而不浮奧而不晦操  
縱闔闢沛然不禦而繩尺森然無越軌至其爲春秋質  
疑直探聖心無論左丘公羊穀梁雖胡氏書世所奉爲  
功令曾不捨其脣吻學與才識有大過人者宜其言自  
開堂奧也道行當官守法恥養交趨捷而又練習朝章  
國體郎職方時策九邊如指掌所用將領畫機宜東盪  
倭而西靖朔方使竟其業必且紀太常載盟府不然而  
令直石渠金馬喉舌天言潤色皇猷詎不爛焉一代良  
史而爲讒口所尼淹抑不伸垂二十年惜哉夫長卿學  
如已矣獨道行元敏在而元敏拓落一官在嶺海萬里

外其書行於世貴洛陽紙道行年未艾掃軌下帷專心  
輯志鼓吹六經揚扞千古與元敏齊名以此傳于後世  
孰通孰塞孰促孰遠四明雲夢兩才鬼能無生妬耶

胡孟弢集序

余游踪所至周覽山川之勝而每恨其不副合岱華河  
如帶叅上漢爲池太湖洞庭廣矣而縹緲莫釐君山未  
極高深獨匡廬重嶺傑嶧蔽日摩空圍基周迴五百里  
而遠面則彭蠡負則九江皆極砰磅訇磕灑灑潢漾之  
致山川相配無偏畸虧乏稱全勝耳友人胡孟弢先世  
宅兆在焉而構文藍館讀書其中聞余言而善之君殆



發前人所未發已讀孟弢所爲詩若文而知其得山川之助者深也山川皆地耳峙爲山流爲川詩文皆文耳有韻偶爲詩不盡韻偶爲文詩文才有偏長而境有獨至亦若山川物無兩大造物者豈其靳之耶杜少陵於詩韓昌黎於文擬議變化命世無雙而未聞以少陵文敵其詩昌黎詩敵其文者况其他乎余嘗評孟弢詩若文其營宇奧邃涉歷難窮其瑰琦位置神理自然其亭亭物表各爲尊高不相揖拱有匡廬之勝焉其茹納總襟無所不有其奔逸橫放瞬息千里其曲折縈迴倏遠倏近有彭蠡九江之勝焉至夫草樹映帶烟霞吐納風

雨雪月景象所觸情態百出不可迹求則匡廬彭蠡九江之所同也而孟弢詩若文似之將合昌黎少陵爲一人信藝林之大觀已昔仲尼刪十五國之詩以爲風應劭申其說曰風者天氣有寒暖地氣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周禮大司徒以土會法辨五地物生其動物植物各有所宜其民形貌差別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其民男女衆寡九穀六畜之數莫不本乎水土人心有神明而後能言言成文章兼能具美非得山川之助能然哉遠公言司馬子長至廬山登三嶺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子長自敘作史記始末



首舉遠游則是山未爲無助遠公言固不誣孟弢朝夕於是取精用物宏多嘗發憤上書言平倭利便縉紳學士壯之卽詩若文不足盡孟弢第就其集叙論之而已

劉居敬詩啓序

律詩昉于六朝四六文盛于六朝字必偶事必切意必貫音必諧詞必華兩者若相爲用而實不同文無定裁伸縮由人律詩有定體不可損益六朝以其爲四六之文者爲詩或坐牽合或出強造或競詭僻或涉重複而詩病矣唐初一變而五七言近體爾雅精工爲千古絕技如王勃駱賓王王維詩皆澄汰六朝浮艷故習清新

與時邈不相入而學步效顰餽飭宿腐爲脍篋探囊尤甚余成進士四十餘年於舉子業若隔世事不省爲何物詩則以世法應酬時爲之每從兒師塾中讀時義及見諸稱詩者則前所指數流弊恒十之九今得王仲美獨秀軒集爽然快心仲美越名進士也集有時義有詩其體人所難兼其長人所獨擅而仲美皆具足其時義與訓詁相表裏其詩與唐人相出入總之本於性靈式於先進文而不靡法而不泥余目中不多見也唐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故唐人聲詩最盛而經術寥寥本朝進士科獨



重士名或不副其實詩名家者其人不必進士仲美以時義進稱今進士之名而又以詩名有唐進士之實無使人謂時義詩賦不相爲用也可以風矣余從其鄉人姚明府所見而愛之故爲之序而明府因梓以傳

### 潼川文稿敘

蜀山川奇絕游士發舒胸中之奇其人莫盛于唐盧駱王楊蘇張元白岑嘉州杜工部之類皆與蜀爭勝然直詩耳文未必盡名家陳爾礪辭賦有聲七閩自守潼川周覽浣花濯錦劍閣字江峨嵋巫峽之勝知意日益結撰日富余讀其文蜀人所謂蔚若相如皜若若平王褒

韓揚秀發揚雄含章挺生摘藻千八庭四海爲儁者扼吭奪珠夢筆分綵矣潼川轄七邑比大府俗嚚頑豪右持長吏長短數十年間無一得免爾礪廉平士民誦之以鹽策註誤落職潼人力白當道請復之宦橐無長物獨此一編蜀沃野天府三川朝市爛然在目雖張松法正地圖吳道子粉本無以加爾礪不負蜀蜀亦何負爾礪哉昔閩歐陽詹與林蘊分路屢有山川似閩寄蘊詩云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是二人別業所在也蘊制作不槩見詹復苦天遺文僅僅以爾礪文爲蜀重以游蜀文爲閩重校唐諸君子官秩升沉不必相當而文殆有



過之是又爲本朝重也爾礪文不專蜀前乎此者至蜀而精如金受鍊如玉加琢後乎此者因蜀而達如輕車熟路如庖丁日無全牛是以特表其最著者云

### 李季宣集序

吾友李季宣十上公車不第而就常調爲令以廉幹聞齊魯復中蜚語當徙官遂懸車誓墓不再出江村故有白沙翠竹山房日徜徉其間取生平所撰著集而授之梓煥然一時名家言矣余聞諸古溫子昇不作賦邢劭亦非所長魏收曰須能賦方是大才士吾家供奉謂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求之以聲調

俳優哉范曄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遠志此三則者古人所歎而在今爲甚有韻之文與不盡韻之詩大都贈遺酬答慶賀弔輓或以獻諛行媚而志分了不相屬其體則專五七言律而不及古選至于賦雖大家若歷下下雉猶缺如也季宣小染指世味輒攢眉去故公家言不多而多自見其志又能爲古樂府窺漢魏之逕能爲賦步潘陸之武古人所恨少而季宣具之今人所絕無而季宣有之可不謂大才士乎楚才士丁元甫與季宣及余同庚而余最少元甫登第二十年在位之日財半而季宣不滿三年以是精心文事過人遠甚余通朝籍



垂四十年三仕三已品秩視兩公爲優奔走四方靡事  
不爲所謂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旣  
斷酒賦無續奚直古人所少卽今人所有曾無萬分一  
愧兩公多矣夫十上公車不第俯首一縣長吏不以三  
年淹天蓋成季宣才而貽之不朽令名也蘇明允有言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季宣之自享不虛耳

張體敬二集序

余領潁川節聞孝廉張體敬甚著尋奉諱歸不得請見  
體敬貽書相問兼誦其詩披文相質信名下無虛士也  
又十年而體敬尚因公車爲興化博士其弟子從之爲

錯

至於今大備有三百篇之六義而又有漢魏六朝三唐  
古選樂府律絕諸體一一而按之可深造自得不可襲  
取故不易也余讀蔣公鳴沆澂子根極性命綜覽今古  
人情物理國體朝章無不揚扆銓敘歸于至當而盡汰  
諸家踏駁不醇誕幻無稽之弊已讀其帆影亭集諸詩  
時代體格源委分明逕路諳熟真積力久自多肖象總  
之春容不迫醞藉有餘颯颯乎溫柔敦厚之指焉蓋善  
爲子者往往理勝而以入詩則涉論議學究語錄豈管  
絃金石之韻善爲詩者往往調勝而以入子則小才偏  
見甚且爲風雅罪人公鳴離固雙美合不兩傷才具弘



通學記淹博神識超詣故理窟詞鋒直與郟縣河汾方  
駕而詩自名家不作大曆以後人語東南菰蘆中復有  
僑盼其人者其年方壯其進未艾也余爲敘而傳之若  
談義之進松塵作樂之先鼓警戒耳

李長卿集序

今之所謂詞人十九在詩詩獨專近體而長于古選歌  
行者十不得三焉自詩之外能文者十不得一焉其所  
以爲詩文率于近代二三名流遺籍中解裙襦而拾含  
珠耳通六籍總百氏者百不得一焉卽有之畸於人而  
不達於天通於古而不宜於今道術世務闕略已甚儒

者鄙薄詞人爲雕蟲小技所從來矣余讀李孝廉長卿  
集而知世自有大雅不羣之士也集爲詩二卷漢魏六  
朝三唐之體具備焉爲文十四卷西京以還唐宋諸大  
家之美兼收焉爲經詁四卷爲偶譚二卷爲解一卷爲  
贅言一卷扶性命之精微總倫常之指趣窮宇宙之恢  
音有漢訓故晉玄宗宋理學所未及發者焉爲借箸編  
一卷爲杞說私評一卷爲保泰策一卷入相出將體國  
經野可以利益民萌鞭撻四夷有賈太傅董江都鼂家  
令劉中壘所未及發者焉詞人中如長卿莫能頡頏矣  
則何修而臻此昔者子路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



非之然而齊桓公讀書堂上而輪扁以爲古人糟粕王  
壽負書而行徐馮教之以事者應變而動其解悟才略  
不出於書之外不盡於書之中也長卿多讀書擇精而  
語詳博觀而約取微者入道大者用世是爲通儒豈詞  
人一節所可評目哉余於長卿聲相聞心相慕有年所  
矣然未得一交臂而遽失之而其子嗣宗與友人孫生  
屬余序云出長卿治命余何能爲長卿役小巫見大巫  
河伯望海若有駭怖退走耳雖然長卿實出吾宗類太  
白長源遭時不偶無金鑾供奉白衣山人之遇而遊戲  
翰墨抵掌經濟殆未多讓仙才靈氣間世一生吾宗爲

龍爲光于斯焉在故不辭而敘之以諗夫人倫鑒裁者

### 先憂堂稿序

嶺南盧孝廉元明上公車時疏言香山濠鏡畧夷以互  
市入居內地築城郭宮室引日本諸國夷屯聚其中將  
有大患宜早爲驅徙以銷厭未萌之故有識者壯之未  
幾欽州蠻瓊州黎相繼告變而倭且奪暹羅目中若無  
粵元明未嘗釋然于懷也于是署其堂曰先憂而以其  
所著白雲樓紀行瞻鶴亭詩文草隸焉樓在堂後望白  
雲諸峰于三十里外若几席間物鶴亭則在先人墓側  
相岡中實自白雲支分有大觀臺可收山海之勝念久



厄一第。不能有所顯揚。于泉下人項項不自得也。蓋所  
憂不在國則在親。其說本于范希文。希文秀才時以天  
下爲已任。卒成出將入相之業。爲南渡前人文第一。不  
專以文詞顯。然其遺集詩賦二百有奇。文一百有奇。自  
成一家言。而岳陽樓子陵祠兩記。與渡淮三詩。尤膾炙  
人口。滕宗諒歐陽永叔劍鶴聯句。精煉奇警。不在韓退  
之孟東野下。晏同叔薦其爲學精勤。屬文典雅。蘇子瞻  
言公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  
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是。至取中庸以授張橫渠。爲濂  
洛關閩開先。教狄漢臣以讀左氏傳。則理學文章皆有

深造。非由襲取。山高水長。以風易德。欣然受一字師。彼  
其行文。亦豈嘗試漫爲。無追琢燥煉之功哉。趙宋文運  
萎弱。范公時代所限。不得超軼其上。元明幸生聖世。詩  
文率倣秦漢六朝唐大曆以前淵源模範。悉出于古。未  
可與范公同論。要以志希文之志爲重也。余謂范公言  
實得之易。易乾初九潛龍勿用。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而  
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潛見異時。憂樂同心。故公所  
憂所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元明覽觀天下大計。中有成  
算。所上封事。止于一鄉。殊不盡其憂世之指。如以翰墨  
鬪靡爭妍爲樂。抑淺之乎。窺元明者也。向後偕計吏第



南宮利見大人潛龍見田矣天下文明龍德莫尚焉今讀其詩文可以垂世可以用世憂樂之遇聽之天而以天下憂樂屬之身是則所為比跡希文耳鄭子皮云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意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余故就先憂之說而揚厲之如此其文名文品自有如同叔薦之子瞻序之者非余所及也

吳汝忠集序

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返之古海內歛然鄉風其氣不得靡故擬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踰故擬者失而拘孿其蓄不得儉故擬者失而龐雜其語不得凡

故擬者失而詭僻至于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殊不類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至於組織四六若蘇端明小令新聲若花間草堂調宮徵而理經緯可諷可歌是偏至之長技也大要汝忠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離落以鈞聲譽故所就如此昔齊已好韋蘇州即為蘇州



語以見蘇州不善也。他日進其故草。蘇州大相賞。子柰何舍故吾而似我。張率年十六。作詩二千。虞訥見而詆之。更爲詩託之沈約。訥便向之嗟稱。人情妬名而酷欲中人之好。匪今斯今。今天下方馳騫七子。而汝忠之爲汝忠自如。以彼其才。僅爲邑丞以老。一意獨行。無所扳援。附離豈不賢于人遠哉。汝忠善吾郢人陳玉叔。玉叔行其集。盛有所稱引。今憲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于汝忠爲出禮稱離。孫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復搜集玉叔所未錄若干篇。已病其太繁。屬不佞校刪爲之序。吳有遺愛于丘。丘所以報吳久而不忘。皆人倫懿美。超出是集之外。不佞所貴於汝忠。能自爲汝忠者。是亦足徵也。

夢玉堂稿序

古未有德行文學之名。自仲尼門弟子始。漢以來諸儒窮經專門名家。輸攻墨守之技甚精。而他論撰不必中程。或多所窺百家之言。博聞強識。有書廚學府之目。而操觚往往紕繆不足觀。于是儒林文苑別爲傳。而文與學復判若二物矣。國家設學校造士。授之以經術。試之以文辭。而漸摩之以道德仁義。蓋並用孔氏兩科。其制甚備。其義甚正。而士趣愈卑。所就愈小。其學自二三宋儒訓詁之外。不復省記。其文非舉子業。不講有取科第。



都卿相而終身不識辭賦爲何物者。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寔深成習。而諸博士家爲尤甚。已離德行爲文學。又離學爲文。離文爲學。古今人不相及。可勝嘆哉。玉山程君爲博士弟子。積資貢而爲博士。然不拘學其家言。而攻古文辭。所著夢玉堂稿詩賦序記碑銘尺牘之類。幾三百篇。二萬餘言。本之以六經。輔之以漢唐宋諸藝苑之華藻。其鄉人臨川廬陵南豐。稱作者。君可奉盤匱矣。學不必經。而不悖經文。不必法。而不廢法。文與學庶幾不殺。亂猶有古之遺焉。而奈何。今博士家一切視古文辭爲離經畔道之物。而遠絕之也。抑顏光祿有言。文人多陷輕薄。歷數往哲。實鮮兼長。程君以一博士學古文辭。廣交游。而上官責其交通市井。卒坐廢。被輕薄之名。不復可解。余讀其尺牘。殊悲壯不平。豈文人結習固不易除。而德行文學。取不得盈。合則必傷耶。君之子孟孺。與余善。請爲序。君之集。撫卷蓋三嘆息矣。

曹應麟遺集序

荆溪曹雲山先生以清正名入座中。其爲京兆時。不佞得侍函丈之席。幸甚。先生諸子皆有名。或位登方岳。而獨仲子應麟。父逢掖。屏處嘗從容。得其一二詩文讀之。殊有遠韻。垂三十年。其子民部郎公遠。以三集屬余序。



集名劔吹樓稿而有三其一詩其一尺牘其一靡旃筆  
記也詩自樂府五七言古律絕句皆備而詩餘附焉爲  
漢魏則漢魏爲六朝則六朝爲唐則唐爲宋元則宋元  
不守一隅可以觀其才矣尺牘有論之言理有議之審  
事有賤之表情有啓之開義散鬱陶而託風采條暢任  
氣優游懌懷可以觀其致矣筆記則祖台志怪干寶搜  
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要以福善禍淫爲世沮勸  
亦春秋誅亂賊之意乎非苟談怪異務述妖邪者也可  
以觀其志矣昔裴晉公答李翱書人見小人恥與同形  
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之惡知其倒

與反之非哉故文之異在氣格高下思致深淺不在裂  
句磔章藹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清濁心志通塞非  
可倒眉目反冠帶也今文章家頗好異而在山林爲尤  
甚橫口鼓舌自負隱居放言憤世疾俗之不巳而弁髦  
古法狂逞奔軼若醉者罵坐夢人吟藝卒亦何異之有  
以應麟文學垂翅不舉滯籥無聞其所撰述歌詠雋永  
典則思深而調高神清而志道求之于古若謝宣遠以  
素退爲業王無功以東臯自命兩人貴家子弟塵軒冕  
芥珠玉其言立於後世然猶稍染指世味而應麟身不  
曳五兩綸華藻蔚然名理泓然又有子如民部者顯揚



之儒以多文爲富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美不以無位隱名不以享年久余於應麟重有感焉

### 汪仲淹集序

大司寇王元美先生左司馬汪伯玉先生弱冠同成進士爲文章司命而皆有母弟王則敬美汪則仲淹名亞其兄人間金石竹帛之文非兩先生莫快意乞言者趾錯新都婁江間而以兩弟副之兩弟皆先兄沒兩兄甚愛弟若失左右手慘慘不歡相繼下世兩先生成進士之年余始生以年則父事之兩先生尚有餘以才則師事之余尚不足而兩先生忘年引爲小友其於兩弟皆

兄事之而才則溟滓然弟之遠矣王先生嘗以敬美集屬余序序成而先生不及見而其子罔伯以先生集屬余序汪先生以其集屬余序序成而先生不及見久之而仲淹之子象輿以其父集屬余序余愴楚無能爲四君子役而獨悲兩公年位不逮其兄在仲淹更窮嘗以兄任入太學竟未拜一官復病痿久之卒不起生平湖海之豪鮮所服下酒酣耳熱卽指斥尊貴不諱而以通家游二美甚歡二美亟重之爲詩若文以贈高其評曰司馬有從弟仲嘉與仲淹齊名新安人稱二仲三吳人稱二王三汪云司馬文以法勝不作唐宋後語而仲淹



意興所會法不盡泥司寇以才勝上下千古無所不入而仲淹冲遠和暢自操杼柚敬美之文遜兄其詩抗行而仲淹才情節奏出入陶韋王孟間要而論之於司馬則蕭介文酒之會可比烏衣何準第五之名不減驃騎於司寇則孔融之禰衡阮籍之王戎於敬美則楊敬之之項斯吳武陵之杜牧之是足不朽矣憶余與仲淹游時象輿甫脫襦裯娟娟可念今爲諸生有聲意念不忘其父遺集卽力不任授梓猶勉爲之余幸而後死每開卷讀不任鄰笛人琴之感情生於文固不得爲綺語也

滄浪生集序

屈原旣放遊於江潭逢漁父而相答問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孟子復載此歌出於孺子而孔子聽之令小子識之按孔子與楚放屈原相去三戌歌作於孺子漁父未可知抑故有之而兩人能歌耶今襄郡之均竟郡之嶧皆有滄浪則以聞二歌地附會其說此不足多辯海虞孫齊之年垂七十而自署滄浪生其集亦遂繫之生旣沒而子茂才森介紹請見曰先君子生恨不得與使君交臂惟是遺文有可傳者使君幸評之以爲奚若余觀滄浪生所自爲傳與其集則孟屈之義生



固兩得之文之有美惡猶水之有清濁也。闇于識者涇渭不分。狃于常者潢汙可薦。限于世代者江河不可返。子之先君子之文句琢而字櫛之必雅。母俚必工。母拙必正。母頗必精。母雜以清濯。纓自取之。取子之先君子。十上長安不第而又爲人所齟齬。盡斥其千金產家。徒四壁立。妻子凍餒。卽不至三閭抱石自沉。亦人所不堪。其憂者而委運去來無怨。誹語無忿。厲語無窘。迫語無卑。屈語無懣。忤語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畔援歆羨不介于中。充然足而陶然暢。有楚漁父之風焉。余故曰兩得也。抑余聞之文所從來久矣。爲文而必欲古人所不道。

與爲文而必欲古人所已道。皆非也。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成其才之所宜。極鏤鏤鑽研而不詭於先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如是而已。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旣已稱漢稱江矣。而必曰滄浪之水者。不盡借資江漢也。至于海則難爲水矣。故無二名。子先君子之于文。蓋以海爲歸。然非溝澮雨集。易盈涸也。江漢朝宗于海。而滄浪同之。紀江漢者不得略焉。子先君子之於文。蓋自有源委。然非洞酌行潦。挹彼注茲也。不然家海虞而命名于滄浪。何居茂才欣然避席。



而謝曰小子今而後知先君子之所以爲文也微使君孰發吾覆請書以爲滄浪生集序

于于亭集序

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文章之道具在六經無二岐也孔子沒而文章之用愈繁於是有子有史有集而集之體不可勝數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若昭明所稱作者之指蓋云備矣要其可以行世而傳遠未有不本于經者言不本於經道之所不載也迨南宋而儒者專尚名理理不足則畫鬼魅以自欺學不足則薄雕蟲小技以自高取經之糟粕爲語錄而儼然欲與經抗夫六經安往

而非文章豈其有一言之俚如俗儒者哉豪傑之士病其衰弱而欲返之先秦西京之盛文自老莊屈宋左馬董賈卿雲詩自建安大曆以下屏諸耳目之外其於振古功最烈而未流遂有模擬剝剝之患羔裘而狐袖羊質而虎皮梔黃而蠟澤倍六經遠矣夫意在明經而棄經之文與法用經之文與法而遺其精蘊兩者皆過也武昌熊可徵先生以明經貢於鄉又以尊人中丞公任子棄之不赴而獨閉戶下帷沉酣六籍旁綜百氏所著于于亭集不滿百篇而諸體略具其尤剗心者爲衡坳子九天之上六合之外身心性命之微草木蟲魚之細



古今文獻之蹟揚扝討論不遺餘力宗統指授謹守師傳如恐或失而機杼經緯率由自得未嘗規規倣合形似意不匿乎其言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擯自黜揆諸六經之旨與法無不合者君年七十矣勤學好修老而彌篤斂其經世宰物之用而寄之於言語文字間以諭志意而達性情數不得志於科目仕進之路而無憤疾懟怨孤高亢厲之氣不受垢氛獨契溟滓情神閒適而襟宇宏曠宜其言之不畔經也近代文章大家無如王元美汪伯玉兩公元美有言天地間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言埋者也伯玉嘗謂余文莫吾猶人也如其子則吾豈敢能先生饒爲之恨兩公不及見耳卽余於先生通家兄弟行年且五十而始悉先生操行論議如此視夫千里比肩千載旦暮者可以愧矣

劉忠父集序

天下之平久矣介胄士恥言金版六弢而修辭賦之業要以噉名投世好或厭常喜新姑自異取快而已不必有深詣往聞吳越間有兩都尉者張左虞劉忠父俱能文不佞游吳見左虞讀其仁檀齋集以工麗取勝大爲王弇州先生所賞最後仕越則忠父已沒而從其子長孫得紫芝館集讀之譬之將兵左虞若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忠父若李廣就善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幕府省約文書籍事然所見左  
虞皆詩也第就詩論耳忠父集文與詩等有綸巾羽扇  
輕裘緩帶之閒適而亦有醜酒臨江橫槩賦詩之豪雄  
有投蓋築石抉門舉鼎之力勢而亦有木牛流馬縈帶  
飛鳶之巧思有絕甘分少吮咀裏創之款曲而亦有穿  
域蹋踣朝夕芻豢之放達有五檠苑伐文犀赤幟之鮮  
華而亦有矜棘鉏耨白挺肉薄之朴拙有曳柴書木毀  
軍設覆之奇詭而亦有易子析骸推心置腹之真率有  
縛舌銜枚枕席過師之安靜而亦有鐘鼓丁寧錚鐸譁  
釦之跳盪有技擊銳士嘖張依飛之選練而亦有七謫  
刑徒老弱悉赴之猥雜掩姓字而按其集固知其人將  
種又將材也乃左虞默默不得志以沒而忠父一爲隊  
帥尋遭讒廢幾斃獄吏手則誨妬囹謗是集與有力焉  
雖然使忠父善事貴人坐致通顯卽累汗馬橫草功受  
通侯賞圭組傳世安得如是集之傳久遠也集出吳王  
百穀先生校王先生齊名弇州少所許可獨善忠父死  
而行其集推轂其子此可以知忠父矣

杜日章集序

西北六鎮爲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肅延綏始自國初



諸將軍佩印宿精兵鎮其地事權最重而今惟延綏士  
馬疆歷二百餘年不衰爲國家膽核征伐輒效諸徒步  
立功至大將世銀黃者不可勝數故其人無不慄悍敢  
戰習騎射戈矛投石拔距蹶張試弁之技日坐甲持滿  
冀幸有事自見士金夷騎鋌瘢比比而是夫安知文墨  
爲何物耶而獨杜將軍日章異是其父若叔皆以汗馬  
勳起家爲元戎日章姿貌文弱甫冠而守當路塞虜不  
敢犯已爲專軍別將折衝厭難斬捕首虜過當且授鉞  
矣一旦稱病免屏居而修詞賦之業取古王侯將相以  
武功顯而復善屬文者輯之爲鼓吹雄辭而誦法之其

所撰著若七暢十八詠玉舉齋草草堂集嚴整類周條  
侯之屯細柳密緻類程衛尉之治軍簿勅挺類高司徒  
之地上虎閒適類蔡征虜之雅歌投壺華麗類鄧廖之  
組甲被練而不必盡襲古人唇吻步驟類霍驃騎之不  
學古兵法無論西北環視方內兜鍪之士能爲此語者  
鮮矣人有恒言世亂用武世治用文

天子御曆三十餘年久道成化東却島寇西平朔方西  
南定播州北虜則已款塞婦子緩帶咽哺武將無所發  
舒而以其材力游思竹素如日章其人者斯亦至治之  
徵也吾輩不能似周羅喉執筆賦詩每先成上馬擊



賊不在人後。三寸管雕蟲之技，復爲日章所奪，能無愧耶？友人永嘉何无咎，東南詞人，巨擘晚游榆林，而奇日章與之結社，談藝甚歡，走使數千里，委不佞序其集。不佞丘靈鞠也，官不進而才且退，何足爲日章重？然竊聞之，孫騫精騎二千，敵邢邵羸卒二萬；胡僧佑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祖珽謂韓鳳強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此三事者，均有妙理。日章勉之哉！思騫之所以精，僧佑之所以不羸，鳳之所以優，劣其所就，必有奇進于今者矣。

### 餐霞草序

余爲杜日章將軍序集之三年，而得見之。榆林時方謝病里居，柳州所謂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者也。而絕無突梯卷巒態，余心異之。旣別去，日章起家領神木鎮，虜入界爲寇，身先戰士，生致其酋，以獻蓋塞上，僅見事上功，幕府不張，大震耀，豈惟武臣所難，卽薦紳君子不逮。余益異之。又數年，復寄余所爲餐霞十草，而後知非文士比也。嘗止修于儒，以毋欺爲誠，歸復于道，以無欲爲玄，觀證于釋，以不妄爲真。晚師事御史大夫涂公，研精理學，故有深沉之思，有超越之識，有澹泊之趣，有馴雅之度。其論述亦如之。雖函三爲一，不



欲以二氏弔詭草凡十目皆就儒家言語文字恒格而  
所自得精微可概見矣齊東塾語云淺陋之士褒衣博  
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口合眼號爲  
默識叩其所學則於古今無聞知考其所行則於義利  
無分別使小人得藉爲僞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  
之禍近代呂文簡評李獻吉爲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  
程張之學可謂繫小子失丈夫矣兩者交譏學術爲天  
下裂日章多識前言往行就正有道體驗身心乃成此  
草也居當路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施爲氣象固宜兼  
隨陸絳灌所無其命名餐霞得之夢中古文人若董仲  
舒楊雄紀少瑜謝靈運李白韓愈輩夢有神助不可勝  
數未足疑惟余姑置不論壹是以學術爲本

蓬累行稿序

江以西自宋至今真儒輩出而聖賢學問與豪傑事功  
若分爲二卽文章政事籠蓋人羣非本原道德無稱焉  
故後進之士於斯兩者以爲非當務之急至談兵說劍  
直方技視之耳宜黃黃憲章少業儒窮年守一經嘆曰  
如四方之志何則務習兵法及諸陰陽占候諸書凡兵  
家所必用者精研而撮其要旣成之閩粵幽燕諸塞上  
覽山川要害詢古今事變察夷虜情形延訪佃儻瑰瑋



三古  
山  
之材可備緩急者與揚扈揣摩試輒有驗而身累功行  
間官拜都護征倭之役起料敵決勝人大奇之亦坐是  
誨如皮相者莫能竟用憲章既釋其金紫之服甲鎧之  
裝布衣蒯履遨遊江湖間故嘗與余族子都護大諫矜  
契徒步訪之黔中而寄逕余里以所著詩文授余讀之  
色澤嫺婉超寒士武夫蹊徑余深異其爲人既六年而  
北走雲朔至晉陽客會稽謝都護所謝與大諫三人布  
衣石交三十年如一日憲章自負益甚顧數奇世與君  
平交相棄也而雅不欲以文章政事名其行稿中大學  
質義春秋評義兩編所最剗心以是挾真儒精蘊上繼

鄒魯濂洛關閩諸聖賢而近代邊患莫過北狄國家二  
百餘年中狄禍不少款市之費陰耗天下財力爲人臣  
子効忠宣力無急於此者爲北狄傳若干卷憲章力不  
任付梨棗而第乞余言余聞諸老子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憲章稱名取義如是世傳老子  
西出關走流沙將以化胡莫知所終而關令尹喜望氣  
留之強爲著書五千言今道德經是已憲章羽翼聖經  
之書不殊道德其傳北狄寬然有化胡意愧余非關令  
莫能解余益信江以西多君子也

俞羨長集序



徐偉長曰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多識流俗之語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是說也似若爲今山人詩人而設大江以南山人詩人如雲鮮不病此者獨余友俞羨長出乎倫類矣羨長弱年卽以善詩名弇州大函兩先生竒其才以爲江南獨步序而傳之羨長益潛思博覽自古初迄唐一代詩若馮氏之紀張氏之苑自唐歐虞杜白宋李昉諸家類書若四六之文悉爲集其大成訂其訛誤補其闕佚已搜二氏

之編罕傳者版行之所游覽兩京兩河齊魯燕趙三秦三晉三楚三吳七閩百粵西北九塞山川人物風俗政治探討籌度談兵說劍恢然有用世大略所至王公大人折節下交少年場鬪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窮生人之樂抵掌評隲四座皆傾若所謂語寒風則翠柯零葉談芳節則槁木舒華者人有造詣交歡或累千金帽憑而爲義棄之若芥晚節歸依西方持齋誦經放生度鬼鉢笠蕭寂不殊老衲獨于書校讎丹鉛無一日釋手一洗晚近世山人詩人之習令偉長而在豈不悔其失相天下士耶羨長庀材日富構思日深撰語日工年



且七十總輯其平生所著以示余曰弇州大函惜不見  
吾今日子及見矣年長我數歲事復不可知盍爲我敘  
之余惟今作者苦不學故初則境易窮末則氣易索羨  
長博學孳孳如不及取之無盡用之有餘情之所蓄無  
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五七言長篇累百韻  
外句字妥適年雖耆酒酣耳熱揮翰千言律晚入細兵  
多益善賦與他文體裁興致各撮其勝昔人評張協風  
流調達曠大高手詞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  
忘倦評孟浩然遇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齷齪束人口  
者涵涵乎有平泰之典求才于今吾以羨長敵之矣是  
編也傳當有知余言不妄者第其人生平容或不悉因  
序集而粗述大都如此



學兼而勝於大濬收此  
歸也斯當旨味余言不妄者策其人主平容迥不悉因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著

吳中丞集序

中丞吳霽寰先生自其上世以經術起家而先生益光大之爲比部郎與七子談藝於歷下婁江最契然用功名顯不墮文人結習沒踰四十年諸子孫始九拾遺集行之而季子翁晉謬以余廁白門社末屬使序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而文事始興故天下之文未有外聖經範圍者諸子百家出而六經微言大義晦蝕操觚之士所涉獵秦漢六朝三唐而已紫色蠹聲間朱奪雅何



冬  
以能久先生文本原六經如農有畔如工有規矩準繩  
矣漢儒窮經專訓詁名物失則支離蔓衍宋儒得經之  
理超歷代諸儒直遡鄒魯因以其語錄與經並立以爲  
理焉用文文何必法夫六經無文非法也苟簡俚俗不  
文而理安在依經理用經法則先生之所以爲文也明  
與矯宋儒而過者歷下有寧失於理無失於詞之說此  
故不可以爲訓而好事後進喜祖襲之襟宇狹隘口吻  
鉤棘先生溫故知新旁通曲暢上下古今咸備驅策若  
不揀練而沉汰自精若不刻削而結撰自工何其富也  
巧言令色君子所恥不謂文乃似之賀祝之篇碑銘之

筆諛詞媚語伺人面孔逢人喜怒先生直已行義藐視  
權貴門人位在鼎司炙手可熱終不借資發爲文章寧  
朴無淫寧亢無狗其風格峻矣大江以東才人韻士非  
乏品花課鳥鏤冰斲雪何益人間毫髮事先生周知世  
務民隱講求朝常國故腹有甲兵胸吞雲夢單詞片檄  
解紛定難挾風霜之氣成金石之聲不亦偉乎先生故  
有天目山齋歲編自弱冠登第以迄納節還山所吟咏  
唱和具在日有精詣卽七子時相及而終不相囿卓然  
自爲一家深而出之以淡詳而持之以約閎而律之以  
整華而根之以實大都詩與文肖其爲人豈小言詹詹



大言炎炎之徒可以託後塵哉頃者學益岐文益敝浸淫西方之教負奇者喜其怪佻薄者利其放庸愚者惑其幻固陋者便其淺生心害政有識以爲憂先生分校南宮秉憲東方名臣名士響應景附按是集求之而其所以正人心扶世道翊文運亦足見大略已九京如可作也舍先生吾誰與歸

#### 四留堂稿序

梁昭明序文選曰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蓋言文也其選詩自甲至庚自補亡至雜擬二十有三類不過四五言兩體耳惟樂府雜歌稍有七言雜言今詩之體什倍昭

明時而文之途轍益繫自非博學長才孰能兼之明興嶺南孫仲衍諸君子爲文苑先驅其後作者輩出余交遊所及見黎秘書歐水部兩先生皆博學長才兼親衆美使人心服不敢盡立項得盧少從民部四留堂稿抑何其廣大悉備也稿有賦有古樂府有四五言古詩有七言長篇有五七言律長律絕句間有六言又有迴文有集句而填詞附焉有序有記有傳有論說箴讚頌狀銘表誄引跋而四六啓附焉有尚論全編自唐虞三代以迄本朝上下凡千年微顯闡幽字哀句鉞雖良史莫之能易矣徐偉長曰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



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  
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蓋言學之貴于博也。學博矣。如才  
不足。拾糟粕而遺精華。工形似而少變化。詳小物而闕  
大致。故偏至者不能具體。具體者不能詣極。民部閱覽  
彊記本之。以經輔之。以子緯之。以史輔之。以集取瑜略  
瑕。得神遺象。會諸家而成一家。凡文所宜有。種種具足。  
非其學足以蓄之。其才足以運之。烏覩此乎。登第三十  
年。浮沉下僚。甫陟曹郎。自署其堂。四留以見志。守雌守  
黑。爲谿爲谷。道術趨操。有超於埃壘。情累之表。筆墨蹊  
徑之外者。河汾氏所謂君子。其文深以典約。以則者乎。  
後有昭明舍此安選。夫榮樂止於其身。年壽有時而盡。  
未若文章之無窮。曹子桓人主也。且豔慕不已。民部與  
秘書水部鼎立。爲三擅人間不朽盛事。祿位浮雲。又何  
足道。今後進少年寡學。無才嗶嗶。以文自命。而銓衡要  
路鄙薄文士。不得與諸賢同升。余請以民部一雪之。

王行父集序

弘正間北地信陽纘漢唐之業。而吾楚有王稚欽先生  
者。實羽翼之。至嘉靖末。歷下婁江中興。而吾楚有吳明  
卿先生者。其社中人也。楚得二先生。而張自是作者相  
望。而上林王行父於稚欽爲從子。於明卿爲門人。其著



作日有聲而行父少時失從父頃之師復沒喟然歎曰  
後世相知誰定吾文者以屬不佞不佞聞之弇州先生  
云有韻之文與不韻之詞岐逕而能兼者蓋不一二觀  
明卿之近體詣則矣古體樂府他結撰稱是而獨於騷  
賦未備也又云稚欽詩如良馬走阪美女舞竿書牘如  
麗人訴情他文則呼鼠爲璞呼驢作衛評騭二先生可  
謂篤論今以行父集觀之其爲樂府酌於淺深質文之  
間古意勃鬱其爲選窮阮左之趣采潘陸之華而兩京  
建安時有傳合其爲七言歌行闔闢縱橫意高格遠而  
位署都雅脉理聯絡其爲近體長律絕句慷慨磊落宛  
轉穠麗深沉溜澆儂俏平澹各得其調之所宜其爲騷  
賦序記贊頌箴銘書牘之類篇法句法字法靡不取裁  
古人多所肖象當今之世而論楚才夫岐逕而能兼者  
必於行父僂一指焉二先生之有行父庶幾藍水之青  
冰弓冶之箕裘矣座客疑而請曰見未能高飛者假以  
羽毛知逸勢翀天者翦其翅翮足下之推行父儻類是  
乎不佞又譬之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善學  
者也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法善用者也行父學二先  
生而用之自壯迨老巧生於習羊溝之雞三歲爲株而  
况楚學語者置之莊嶽不啻數年已耶行父有從孫子



聲蓋王氏轡龍虎之文者尚以不佞言商之

### 冰蓮集序

自晉以來學士大夫頗歸依竺乾氏之教往往拾餘瀝殘唾以供揮麈資談諧而未必關至極卽緇流能言如支遁慧遠輩識者謂指在莊老不盡禪也余於宋獨善蘇端明於明獨善王司寇其人涉世自深而出世自遠故能以文爲禪以禪爲文遊戲三昧遠過晉人今江陰夏孝廉所爲冰蓮集記序碑銘箴贊頌偈箴解疏說文跋歌詩之類數百千言理窟固於金湯而機鋒利於棒喝起蘇王而與之處知其莫逆也當六朝時天下從事

於寺塔經識作有漏小果不足多尚而元魏姚秦冠達諸人主淫醜毒殺滋甚初祖憫之單傳直指不立語言文字末流因有燒像棄經呵佛罵祖者學人襲其迹以便其倡狂自恣之行善念永絕淪墮無間在今日尤甚初祖轉身宜若爲度濟余聞如來宰世闡化自覺已圓乃能覺他而菩薩發心度人則不必先自度是集也其有度世之心乎使世人知人各有心心各有佛人各有口口可說法無傍人脚跟而拾牙後慧固一方便功德也寧不知夫西來大意而作苦吟髮僧鑽故紙無出頭地何貴焉其中必有悟矣悟則萬法皆筌蹄三車悉唾



餘耳於是集奚有學者牛毛成者麟角蓋悟若斯之難也。不悟而觀是集蚊蚋嘍鐵牛血安從得集所以名冰蓮義詳孝廉自序中復法師書經以筆擲冰上化成蓮花余寶斯集故不忍擲覺時時清寒香味在頤頰間矣。

陸無從集序

隆慶戊辰余從沈肩吾讀中秘書肩吾數爲余言陸無從鄔汝翼兩人善屬文也蓋肩吾遊學廣陵與兩人相友深知之余識於心不忘甲申余禮白嶽遭汝翼別已黃冠稱道民見其人與詩殊愜所仰時肩吾爲少宰無從尚困諸生汝翼深相非望白頭如故傾蓋如新豈不

信哉肩吾乃不能爲無從地耶余慕無從滋甚嘗兩過其鄉迫他期會不及請見以爲恨無從亦知有余爲詩三章而不欲作未同之言蓋至己酉以急難僑寓廣陵始奉無從杖履也四十餘年所傾嚮一旦覩之真如撥雲霧而覩青天廣陵人言肩吾罷相折簡召無從無從謝不往其方軌如此而獨曲節下余恨相見晚招余入淮南社相唱酬已裒其生平所撰著俾余評校之余作而歎曰夫陸先生奄有機雲其文易知也其所以文不易知也科舉之業與古文辭分道而馳士少年竊一第并髦棄之而後專心學古不然則山林之士不事科目



者耳先生治博士家言自髻鬣至老而不以帖括妨嘯  
詠此一難也人生精力幾何爲外物所煎灼而居沃土  
尤甚廣陵江北都會伐山煮海素封家相望習富貴容  
窮當生之樂先生雜酒人博徒分曹角技俵僮妖女左  
右歌舞簪遺履墮留髡送客夜以繼日寸陰之隙少矣  
而腹笥儲胥手墨淋漓卽下帷不窺園仰面看屋梁者  
無以踰此一難也項日詞人多游大人以成名不遇則  
行卷充贄廣交借資乞憐取寵幸而遇則使酒罵坐盛  
氣陵人先生恥脂韋滑稽一名謁不輕投非同志不談  
稊論文而不溪刻縱誕油油然與衆偕才如先生不佩  
半通之銅以逢掖老而且食貧小丈夫當此鞅倅徵色  
發聲讀先生集無憤厲不平佗倂失志語靈府天倪暢  
然廓然可以想見此一難也世所指數詞人大要簡長  
於詩詩簡長於近體先生體無不具無不合作長於詩  
者不必長於文先生短章碎金大篇尺璧人間熙事盛  
典冀幸一言爲重至於網羅千古經緯百氏爲郡縣志  
鴻儒良史見者斂衽韜翰此一難也詞人不必多年若  
伏生申公轅公之談經胡昭向朗沈麟之徐廣之好學  
篤老不衰其文無傳焉高允九十假手劉模張珩百五  
歌塵二篇先生耄耄伸紙揮毫敏倍壯夫神采色澤照



冬  
映稠人此一難也。蓋先生之爲人，同不害正，異不忤物。才不揚已，廉不矯情。壯不競進，晚不易鑽。不沾沾自喜，不落落難合。上可以交王公卿相，而下可以羣牛醫馬。卒濁可以遊賣漿狗屠，而清可以對高僧羽客。誠難以一節名先生，先生之爲文，識偉而學能副之，才逸而法能禦之，格高而氣能劑之，有風雅之溫厚和平，有騷些之淒緊深至，有兩京之樸茂雄渾，有六朝之靡曼精工。有唐宋之舒緩流暢，各撮其勝而調於適，亦難以一家名先生。合人與文觀之，而後知汝翼往者爲先生，惜厄窮猶未識其大也。先生病今之爲文者，以鈎棘言精練，

以晦僻言該博，以寡弱言清絕，以俚淺言冲澹，旁蹊四出，古道陵夷，賢知之過入焉，而溺顏其堂曰正始，其指深遠矣。有先生之人，斯有先生之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寧可襲取者哉。先生匪直詞壇之赤幟，其在人倫亦狂瀾之砥柱矣。故爲具論如此，余服膺肩吾文實雕龍繡虎手，迺以位掩今其年少先生而長於余，都可十歲。謝政後神愈，王試以余言質肩吾，能知先生萬一否也。

### 屠德胤集序

東漢書儒林文苑各爲傳，西漢書傳儒林而文士如卿雲輩自爲傳，儒林所載不必有文名，則兩者區分實自



好字光  
生自署  
曰所銘  
不曰文  
也

西京始漢以來區分益衆儒主窮經學有專門如聚訟  
然文主脩辭辭有騷賦詩文手筆口談大篇小說鮮能  
兼美其後儒特以理學名踞諸儒上而文苑不足道矣  
爲理學儒者欲以其語錄與六經並余不敢許以爲六  
經之文而所稱文苑類誇多鬪靡第供覆瓿亦鄉者漢  
儒之羞也此余見樵李屠德胤有重暉堂集文十之九  
詩十之一有聯合軒集皆文其尋常贈送倡和片語隻  
字悉有本根合古法度固已非溝沓之儒所及至所發  
明精則天文河圖太極皇極心性之奧顯則帝王治法  
聖賢道統經史大指忠孝節義操行之辨近則宗藩兵

戎屯鹽河漕備禦災患控制夷虜之策其理坦然明備  
其詞斐然成章可以經世罕物非直臆測空言而已左  
太冲美卿雲幽思絢道德摘藻揆天庭遊談者以爲譽  
造作者以爲程相如亦言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  
物子雲稱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夫以苞  
括宇宙總攬人物之學而僅用之於賦亡是上林子虛  
雲夢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雖工何益人事子  
雲文似相如不能如其神化而猥以雕蟲小技薄之其  
默而好深沉之思在法言太玄君子譏其僭亦頗類其  
童牛角馬不今不古之譬方言裨官家而曰懸諸日月



不刊之書談何容易。相如喻巴蜀檄難蜀父老文若有  
標末之功要以漢武雄才大略威稜震疊所致不盡由  
相如口舌而美新頌文母誅子雲以莽大夫取此爲證  
是兩賢者於儒林有慚色。僅可目文苑翹楚耳。漢猶近  
古通儒已難得。况後代乎。幽思摘藻如德胤其人者其  
殆合儒林文苑爲一哉。雲間有陳眉公博識精詣德胤  
意在方駕眉公久謝公車業而德胤尚應舉。習臆猶有  
所結約求僑盼於菰蘆中。兩君當之真千古盛事不佞  
楚儉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而德胤謬屬爲集序。蠅附  
驥日千里不勝大幸。他日以此介紹見德胤又介紹德  
胤見眉公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 九籥集序

雲間宋幼清集其所爲詩若文名之曰九籥取鮑玄暉  
昇天行語耳。蓋玄暉所言丹經也。丹經始自道家道家  
以元始天尊爲祖。開劫度人所說經亦稟元氣自然。而  
有非所造爲。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奧。謂之  
天書。字一文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  
不能省視。乃命天皇真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此其說  
儒者所駭疑。然而於詩文之指有脗合焉。必稟氣自然  
不可模擬。蹈襲一合也。得心應手。若有意若無意。若可



解若不可解不見作爲之迹一合也神采注射如雲興  
霞蔚壁暉山而珠媚澤光燄萬丈一合也音調諧適如  
風生萬籟而五聲六律具焉一合也幼清少慕神仙多  
奇遇往往徵於夢寐而其爲詩文亦似之昔人評詩文  
者或曰讀書萬卷下筆有神或曰靈氣恍惚而來不思  
而至或曰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或  
曰平生十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霆下取將  
或曰金莖百尺仙掌銅盤流瀼中天清寒獨矯幼清所  
結撰足當此評矣陶貞白謂頑仙不若才鬼真誥載文  
章之士往往得仙官南華沖虛而下不可勝舉而仙道  
已成句漏句曲之屬著述斐然成家與文苑爭勝幼清  
仙才其生有自其合作宜也余聞韓衆服菖蒲十三年  
日誦萬言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覽書輒記不忘余  
老矣來日無多乞幼清九籥刀圭庶幾少益意知乎幼  
清之友范漫翁獻笑曰數究於九而非九也道有橐籥  
而非籥也故嬰兒姪女龍虎鉛汞皆一切託喻而迂怪  
者以熒惑人鼎中余白房中秘戲煉養服食符錄科教  
諸方術紛然殺亂第供羽流覓糈探囊之資子言亦愚  
甚矣夫九籥寧易啓也哉姑以世法論孟浪脫容乃濫  
劣飲墨汁幼清於子或可免二罰耳



李仍啓集序

雲間二才子曰宋幼清李仍啓皆以壬子舉南北京兆  
試幼清余同榜中人猶子識之未第時爲序其九籥集  
又二年仍啓特過余旅次以其初學集示余幼清業已  
爲敘矣屬余申之余惟雲間文士無踰晉二陸而論文  
莫詳于士衡之賦兩君生長雲間師承遠軌範正試取  
文賦按仍啓集其庀財博所謂游文章之靈府嘉麗藻  
之彬彬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者也其構思深  
所謂精驚八極心游萬仞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  
音者也其結撰新所謂雖行軸于予懷林他人之我先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若發穎豎離衆絕致者  
也其裁制妙所謂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  
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者也稱爲才子不  
虛耳余當焚筆研如君苗何能贊一辭無已取昔人評  
士衡語實之乎張華曰人才恨少子更患多葛洪曰弘  
麗妍藻英銳漂逸鍾嶸曰咀嚼英華厭飫膏澤貞觀帝  
曰千條析理一緒連文仍啓當之矣迺余深嘉仍啓意  
在文外士衡聞左思賦三都曰須其成當覆酒甌及賦  
出嘆羨不能加古人服善是以精進今少年奮筆揚文  
高自矜詡目無古人祇自點耳仍啓才曄燁命代署其



集初學維謙受益詎測所止余第比之士衡多見其不知量也以語幼清得無謂是雲間人所嗤傖父語耳

### 汲古堂集序

余往序何無咎詩以吳越布衣中無輩諸人口譁心服者半已無咎游楚登玄嶽諸賦記出讀者服十九比無咎游秦覽百二山河按行諸塞文益富且奇于是有汲古堂集而後人人誦服以余言非妄余于古未深窺第以唐論唐詩推李杜文推韓柳四君子皆六代後人也六代詩文纖靡俳偶風流結習四百餘年李杜韓柳歸于大雅成一家言人知四君子不受變六代不知四君子

子之善用六代也詩文大指有四端言事言理言情言景盡之矣六代而前三唐而後同此宇宙寧能外事理情景立言惟理與情有強造事與景有附會誇多鬪妍于句字間而纖靡俳偶之病生焉四君子于六代得其蘊蓄采其精華詩去纖靡文去俳偶撥亂反正之功與開物成務者相似文章詩宗李杜文宗韓柳其所損益因革擇之精守之不變故四君子超六代而無咎踵武四君子以此夫李杜不足于文韓柳不足于詩無咎兼之又善用四君子者也或曰無咎以汲古名堂唐人寧足盡古陸士衡云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



世而弗新世何人而弗故四君子掃除六代蹊逕于唐  
自爲古無咎別立三唐闢與于今自爲古其致一耳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必不以余兩喜多溢美之言矣

### 趙龍伯集序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之目所舉鄭玄服虔兩人則以  
善經傳名鍾會而下至桓南郡則以善莊老清談名與  
前目言語諸人略相似惟謝公論毛詩何句最佳一則  
小異耳自子建七步詩以下始及詩文而殷太常父子  
並能言理亦與詩文無關文學一科已析爲三又云樂  
令善清言不長手筆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無

以成斯蓋學術岐分久矣今詞人莫盛江東其能事多  
在詩詩在近體卽古選歌行十或一涂指至于文可名  
家百或不得一也吳趙氏累葉以文學相禪龍伯博學  
多通入兩京辟靡以舉子業見賞大方雖屢上不見收  
其志益奮其學益勤其著述益富視余近稿數種詩文  
諸體俱備典則敷暢無溪刻骯骯語解說諸篇多前賢  
所未發于莊列諸子及二氏刻浮誇黜竒表挾幽隱示  
指歸評隲往事是非得失悉歸于正令生漢晉與諸子  
談彼難經伉伉說經鏗鏗折角解頤決鼻穿頰逆風旃  
檀窺日戶牖勃宰理窟爭鋒勝場奚多讓哉儒門學術



廣大無所不該而一曲偏至一日偶長者離跂攘臂以  
媮膚見謏聞耳目井蛙夏蟲徒貽達觀姍笑耳龍伯腹  
之所筭口能悉之舌之所吐手能副之困頓逢掖而善  
則稱親有終身之慕纂述先世懿美不一而足此孝子  
顯揚極思學術大本原也固宜度越文學人遠矣

毛千仞文章序

鄒彥吉先生以外生毛千仞見蓋其母爲先生妹千仞  
生二月父卒母鬻子之閔萬狀而子能讀父書卓然自  
立所爲望舒閣草大非經生語先生文章江東獨步千  
仞博學宏詞清言妙義直欲升堂入室矣古人甥舅如

王衍盛名處大位魏舒人之領袖王忱風流神儻韓康  
伯有情致劉嶼劉岷奕奕陸杲無對何無忌酷似樂藹  
具舉史傳李繪若披雲霧楊愔刮目而視李靖可語孫  
吳任弈任异同名趨操才具咸有可紀然不關文事所  
著述不槩見獨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豈不文苑希邁事乎千仞之於舅氏可謂宗適奚  
啻自出意者天以佳兒振毛氏之衰美貞節之報而千  
仞所受母訓亦若班昭鮑令暉輩漸染于兄弟間者有  
素耶余竊以此爲鄒先生宅相千仞其無相負哉

龔長安集序



余見莆中龔長安所論撰而善之可當古博學宏詞科  
長安亦以余一日長介友人陳山甫劉士泮盡出素業  
視余而敘其生平初產時甚弱七日目始開比長好讀  
書雖體質羸劣丹鉛諷誦朝夕不休旁及琴弈書畫之  
類皆有妙悟獨厭薄舉子業爲古文辭遭父喪哀慟骨  
立攬鏡失影有異人見其貌竒之設壇戒坐授以道要  
豁然開悟飄然有凌雲氣而名根未斷俗緣未盡復研  
精學問極意制作有碧雲草四卷金苔集十六卷蜂鬚  
集三十卷其未受剗者有外雅樵書居塵集事詞比  
類百餘卷數十萬言羅千古綜百家通三才洋洋乎大

風矣矢以五年爲期散髮高岩釋足殊庭人間雕龍繡  
虎直土苴視之耳余嘗聞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  
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下無愚情仙人而仙家  
遺集之富無如葛稚川陶隱居洪伐薪買紙筆夜則寫  
誦不遠數千里尋書問義期於必得在山積年著述不  
輟有抱朴子內外一百六十篇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  
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抄五經史  
漢百家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方百卷肘後方  
四卷弘景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  
物惟以披閱爲務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圖產物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本草集註帝代年曆効  
驗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象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  
疏占候合丹式法真誥諸書弟子財得其十部長安雅  
志游仙汗青之編與二君鼎立而三矣自昔文章士往  
往稱以仙去載在真靈位業圖者不可勝舉或無確據  
史稱洪日中兀然若睡體柔軟輕如空衣弘景眼有時  
方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夫博學宏  
辭而尸解得仙二君其最著也長安仙才非頑仙比勤  
修不倦仙固無難余旣爲敘其集而更問之曰道經云  
玄天五城之上仙聖階秩高下森如職任<sub>地</sub>勤勞猶之人

世故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飛昇漢趙熙女在易遷  
宮四百年化形煉景不肯徙自謂天下無此樂長安之  
鄉有九鯉湖壺公山仙人所窟宅將以此爲羅浮句曲  
乎抑別有世界也可先爲余道之否

### 劉仲熙集序

雲間劉仲熙家貧好學著述不休有迦笑八籍八書枕  
中鴻寶真率偶然兩社業伶飲學髻髻樣快哉孤憤獨  
悲初遊及四遊倦遊重遊諸集累百卷其遊鮮遇合又  
多貰酒無後豪爲還者以是貧彌甚書不能授梓筭之  
且飽蠹魚最後來金陵自圖象示四方人乞所知各爲



象藏之別則若柳詈之木偶沒則若虎賁之典刑云余以鄒彥吉先生介紹得見其制義雜詩文而善之今天下之生久矣人面莫有同者脩短腴瘠哲黔妍醜萬有不齊而生氣則一詩文得之心而宣之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人所以大過人各極其才而盡其變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今人不本神情惟取形似刻畫無鹽爲渾沌施眉逢丑父之似齊頃桓温之似劉琨誠不足論雖顧長康益頰毛戴仲若削臂脾善則善矣非其人之質也仲熙以其象人者而爲文若詩根於心暢於情因於景命於法依於理偏至不必求全妙解不必擬

迹試卽其所就之業較其所審之象顧盼喏欠悲歡舒促今人古人殊態異形不可勝窮矣應奉於造車匠門出半面二十年路中呼之楊憶於漫漢識其以方麴障面此寧可多得相馬失瘦相士失貧澹臺子羽然明輩不免俗目仲熙所遭率皮相面朋有才如是落魄不偶運命爲之耳雖然至人超出物表不可測限壺子於巫咸始以杜德機繼以善者機繼以衡氣機巫咸自失而走余願仲熙學日益道日損也使巫咸不知誰何將塊然獨以其形立體盡無窮而游無朕何憂貧哉吾言亦按圖索駿之愚也



許伯彥集序

海虞許伯彥奇士也食可兼數人之饌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家在野距城一舍屬有所思獨往獨來蒙犯風雨跋涉水草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啓歲蕤之鑰或無所寄宿巡簷而行或席地而寢卽宿不問主人或中夜遷去莫知所之兩袖垂垂貯其詩文章諸便身物咸具見者異之自爲童子卽能詩冬擁敝裘沉吟不輟試於有司疊疊數千言燭跋屢更請續其牘所論水利田賦救荒禦倭諸時務鑿鑿可見之施行邑有大政公議必推伯彥前致辭郡伯嘗失士心士羣噪起蹋試院門伯

彥方坐小刀呼之不應攜兩子入山看梅父無辜而遭獄禍且不測一夕走百四十里白見冤狀負之以歸久困諸生人有知不知漠然無所欣戚兩子伯純仲嘉亦諸生能詩諷誦唱和自爲師友睨其室無僮石儲不顧也以處士應少微號少微子而顏其齋曰高臥其標置如此余叔氏雅善伯彥父子余因得見其人與集類張思光者五不脩儀飾風止詭越意制甚多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也陸處無屋舟居無水衣服麤故簞食瓢飲所處寒儉二也文無常體以有體爲常變而屢奇不因循寄人籬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草書惜二王無其法



工於詞翰三也有孝思忌月不聽樂篤於天性四也王  
儉何戡劉澄勢位隆重視之藐然五也所異者思光領  
職進退無恒而伯彥踰中年尚褁青衿自如融戒子讀  
父書不墮家聲而伯彥兩子俱以才名發聞最蚤思光  
常歎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余意伯彥不  
免此恨乃余得見伯彥如古之人幸矣因題其集而歸  
之宇宙大矣物固無無偶者千歲而得一士猶旦莫也

冒伯慶集序

世不患無才士。驕而好上人。妬而相傾。聞而不知取衷。  
奚貴焉。初余見伯慶序王先民詩嘉其服善。既見伯慶

詩知其能用善喜而爲伯慶詩序取沈約事相方約生  
平服善一節最過人以他疵掩有感於伯慶小爲之表  
白云耳已而見伯慶所爲古文辭則益賞異之奈何比  
伯慶於約蓋約亦嘗言文貴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  
讀姚察稱其高才博洽遷董之亞而世所傳宋書頗不  
稱惟易之一字故在以擬伯慶伯慶不受也其遊吳越  
間所最心服爲王元美屠長卿王百穀三先生元美變  
化神奇長卿博大瞻麗百穀清新妍巧杯酒談讌諷誦  
數十百篇鑒裁品目悉出獨得之見不與俗同故其文  
有元美之變可以幾化有長卿之瞻可以入大有百穀



之新可以用巧休文三易不足道矣古者文一而已今人以無韻之文爲文以有韻之文爲詩而又有詞賦之文學舉業之文詞賦舉業分道而馳諸家遺集汗牛充棟而詩與文兼長自三先生外殊不數見伯慶文勝詩舉業之文不在詞賦下洵哉才士蓋少爲諸生知名淮海間而禍生肺腑之戚隱忍不言覆沒二十餘載遂得專精古文辭與三先生遊而深好之其師承正其法戒審其攬采宏其結撰深固宜絕倫逸羣也伯慶又言謝曰可比部古文詞爲秣苑宗工舉子業復類是宣布在學官余謂伯慶服善一念萬善所從出終身由之不盡在易惟謙六爻无咎伯慶受益未可量矣

錢簡棲集序

海內名才士者大抵能詩而於文未必兼長獨吳王百穀先生無所不名家弇州公弟兄生時已推遜之今巋然魯殿靈光矣而後來之彥有錢簡棲者分路揚鑣卽王先生歎賞不啻自口出客或以簡棲所爲文與詩掩姓名視人人輒躍然此王先生筆也王先生才何以高視一世其學能蓄之其識能擇而用之而已貧士衣食於奔走日不暇給安所得書自宋沿晚唐之弊迄乎今茲舉子業臺閣體村學究語浸淫人心無之非是雖好



讀書者束縛汨沒其中不自振拔以此為文墮惡道固  
 宜簡棲於五經左馬班范六朝諸史先秦兩京唐宋名  
 家諸集三百篇以迨三唐諸詩柱下漆園呂覽鴻烈荀  
 揚諸子爾雅方言諸稗官歐陽率更虞永興諸類書本  
 朝諸典章故實悉所討論而後用之於文其有韻者與  
 其不盡韻者投之所向輻輳泉湧必含商吐角遇雲繞  
 梁以為音調必秋月明霞輝山媚澤以為精采必郢斤  
 宋楮累丸削鏤以為工巧必蜀錦齊紈鮫綃龍繡以為  
 綺麗必巫山行雨洛浦凌波以為姿態必姑射冰雪金  
 莖沆瀣以為清絕必未央阿房建章甘泉以為宏壯必

夷堅齊諧甘腴諾臯以為奇異必二酉羣玉太乙玄夷  
 以為博洽必盤盂科斗竹簡漆韋以為古雅今其集具  
 在匠心鑄詞淵源自遠而意象若新非學何以庀材非  
 識何以撮勝才人哉名並王先生不虛耳文人相傾結  
 習固然兩智不相使兩辨不相屈吳人之於王先生陽  
 浮慕而陰非訾之者何限王先生降心以從簡棲謹事  
 之相為師友無形骸間隔執此義也足馳驅今古矣寧  
 獨以句吳偏霸耶簡棲初字象先有織里西浮荆南桃  
 葉樟亭新安諸編總為一集以今字行別有劔策可三  
 十卷不專在文也



園隱集序

華陽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性好著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彼仙也不廢文學將所謂頑仙不若才鬼耶石季倫言士當身名俱泰何爲甕牖其園在梓澤饒山林之奇盛聲伎之奉而自爲叙斐然成章王右軍序蘭亭舉以相方爲之色喜余嘗謂身旣隱焉用文之必能文而隱者耳不文而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亦深山之野人也是奚貴哉隱居博學能文不爲才所使視夫懸書宮門焚林而遁者憤俗怨上遠矣季倫辭藻與金谷富麗相當惜其驕溢賈禍不能長有園居

之樂財誠爲崇造物亦忌全哉鉛山費無學者相國文憲兄弟之裔而太僕公之子也少有雋才爲諸生爲太學上舍無不冠其曹偶取功名如拾芥而因太僕公所遺爲園三有山有湖有洞有泉有池有阪有堂有樓有閣有館有臺有亭有軒有橋有廟事先人有祠事古隱君子有精舍事佛與古寺鐘磬相聞庭以外花木竹石禽魚庭以內圖史法書名畫古尊彝之屬其遠可以眺匡廬彭蠡若三十二三福地直几案間物耳日與韻士密友方洋其中課花鳥弄煙雲鼓琴揮麈談燕竟日小倦則命酒變童崽子名倡妖女歌舞遞作家有三婦各



冬  
有色藝爭妍取憐集其居園所著有記有賦有序有碑  
有銘有文有約有書有詩詩有四五言古體五七言近  
體絕句七言長律六言絕句若題柱顏門諸儷語高者  
漢魏齊梁次者開元大曆按其集而求之如左太沖賦  
三都張茂先談建章千門萬戶歷歷在眼如宗少文畫  
四壁彈琴動操衆山答響如阮遙集誦郭景純詩泓擘  
蕭瑟實不可言如王子敬從山陰道上行山川映發使  
人應接不暇天上無凡俗神仙無學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聽吹笙愛松風每經澗谷坐臥吟韻盤桓不能已已  
博物洽聞其言立於後世類陶弘景而不若本草註肘

後百一方傷物命至遲拔宅之期年未艾未遽坐三層  
樓與物遂絕目之地行仙可也園居之致不減金谷後  
房雖無綠珠翾風亦自可人其詩與文較齊奴殆有過  
之而任俠無行檢失身二十四友望塵拜廣武君則無  
學所不屑也以無學之才爲園不爲明光錦裁負販袴  
不爲畫蛇足續鳧脰不爲愚公移山不爲李愷地瘠不  
爲平泉癡計以無學之才爲隱不爲枯木朽株不爲負  
暄美芹不爲黃門稱貞不爲樵僂不舉侏儒不援姑用  
藏醜隱以園寄跡而忘欣厭順去留園以才成趣而藏  
知略祛虛憍讀其集想見其人知其人因重其園脩此



三者故全也是說也陶答子妻知之南山有玄豹隱霧  
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成文章夫不文而隱不隱  
而致飾於園寧不爲陶大夫妻所笑若費無學者君子  
豹變其文蔚也隱以園相得而益章矣

### 蓀堂集序

新安人故善賈至於今冠帶衣履天下而因以賈名名  
美者莫如立言於時立言之士競起矣自汪司馬伯玉  
以能言名天下天下爭附之而新安人以司馬重卽號  
能言者往往在司馬法中吳太學茂文則不然茂文世  
受賈至其父迪功而賈遂雄於鄉茂文獨治博士業又

以爲無當於作者去而治古文辭古文辭不可應舉迪  
功弗善也去而之太學應舉者十一脩古者十九迪功  
沒而下補於古其所爲古不規規司馬氏最後遊  
楚而見吳明卿瞿睿夫兩先生益大悟司馬之與楚兩  
先生各自爲古也大丈夫當如是矣故茂文之古文辭  
無論司馬卽以質楚兩先生亦猶五帝不襲禮三王不  
沿樂也茂文沒而後其友程巨源與其子康侯茂才兄  
弟始集而傳之詩文體無不具而則無不中意不在人  
外而語不在人後蓋戛戛然務去僻怪猥雜纖靡諸聲  
病善乎巨源之評之也情與才合調與格諧軌轍所符



時有超然蓋張融不因循寄人籬下祖珽自成一家風骨則茂文之謂乎今天下文集行世者名不副實幾欲付祖龍之火而茂文集以沒世著人無疵焉世爲賈而不以賈豪身爲博士而不以博士業梯榮生司馬之鄉而不借司馬資爲楚兩先生之徒而不與兩先生子弟拾口中珠彼賈名者流弊未習使天下不盡信名下無虛士何不觀於茂文珠胎玉璞豈以遊談增價其光澤自不可掩矣

### 滇語序

唐廷俊先生滇人也髫鬣工博士家言甫冠舉省試第

一人以其業無當古作者而治詩詩有春雪集芳二編出入漢魏六朝三唐間而大指道性情歸極於三百篇先生數上春官不第志日勤學日富七略九流二氏無不淹綜旣以詩爲韻耦所拘攣未足大放厥辭而更爲賦今所行滇語是也賦者古詩之流周秦以來其體已具而秬林稱最擅場者由漢司馬長卿始以漢武之雄讀之恨不同時以揚子雲之學歎其不從人間來而作賦之法長卿獨爲盛長通言之長通牂牁產也其才學必有過人足以當長卿者然後授焉惜其賦絕不傳自漢而下詩漸趨於今而賦益不逮古明文章之盛伯仲



兩漢至以賦名家者罕有弇州擊節盧次楸當家而惜  
歷下下雉無賦蓋明之善賦者則弇州而已古今才人  
不乏獨難於賦若此今唐先生饒爲之又滇產也天造  
草昧與長通異代同功長通卽善賦得長卿師匠其力  
較易世無長卿而唐先生特起滇中無待而興爲尤難  
矣弇州沒不及見先生賦長卿長通相及而長通賦復  
絕傳賦信神物耶子雲文似相如晚劇心於玄猥云雕  
蟲小技壯夫不爲英雄欺人語耳不然何以駭異於司  
馬非人間有也唐先生賦經緯宮商包括總攬得長卿  
所授長通法少年固不易辦夫屈宋揚馬與次楸輩其  
人往往偃蹇窮愁弇州官雖達觀閑受侮亦復不少唐  
先生困公車四十餘年生西南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坐進此道彼家禮樂而戶詩書食茅土而冠蟬冕  
者求先生片語不可得吾益信子雲非從人間來之說  
良有以也柰何以滇語小之則先生自道云爾

笙鶴軒雜著序

永嘉王氏閎閱冠雲霄而優者龍鳳爲昭文文學余見  
其時義古文辭無不合作然觚墨士流猶可庶幾至於  
雜著則學識過人遠矣其論人事惜季札不踐兄弟繼  
立之約病卞和獻玉躁進辱身寺人孟子爲詩自名不



欲使人受疑似嫁禍范少伯爲有道之士淮陰侯誤蒯  
通邪謀殺歷下已降卒受陰報以反誅平津侯爲救時  
相未可盡非直信侯不能知同舍郎失定交信友之道  
諸葛孔明獨以關壯繆與呂蒙相持不爲後繼又失於  
馬謖姜維蓋按據事理不隨人口吻軒輊其論學術則  
以老子與吾儒相出入特其憤世疾俗詞或有過而以  
申韓之刑名蘇張之押闔與養生服食家所附會皆失  
老子初指論王文成良知之說本於孟子識其體而瞬  
養息存虛明寂照晝夜如一內外兩忘足以括攝老之  
玄釋之覺而超乎涅槃常樂化形而仙之上士不必諱

好名春秋褒貶非名而何是厲世之術也至于戒忌崇  
謙美許武之友兄弟楊伯起以清白吏貽子孫范希文  
義田蘇子瞻還宅乃其家法世德同符古人所服習殆  
非一日謂桑國僑鐵硯志士當如是謂韓昌黎原本六  
經創以己意扶衰濟弱有功於文事爲大是則昭文所  
自道而其學識遠過人有由然矣其自叙曰古之君子  
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欲行者  
著明之夫昭文年與志俱未艾苟有用我執是以往耳  
易之潛龍曰君子學以聚之日可見之行也見龍在田  
時舍也然而天下文明在焉昭文勗哉潛見可無論已



葆初筆記序

魏文與吳季重書云公幹五言詩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則其他不必擅場矣樂令請潘安仁為  
 表標位二百許語潘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樂不假  
 潘文潘不取樂旨無以成斯韓退之以爾雅註蟲魚定  
 非磊落人而唐之韻學昌黎為冠又屢以奇字取稱無  
 亦苦其探索之勞而遂以為不屑為耶蓋通才之難古  
 人已然至於今名能文章者不必博學而文亦各以一  
 察自好一曲偏勝矣余讀甫中周茂弘葆初筆記於詩  
 文備有諸體多雋永之味超逸之致而尺牘與詩尤為  
 合作則公幹元瑜之所專門也以世說新語為五言四  
 卜二章則樂意潘筆之所兼美也廣聞錄一卷抉摘幽  
 隱析辯疑誤補綴遺逸可以益人意知不減帳中論衡  
 則昌黎之所未遑也屠長卿先生入閩亟推轂茂弘於  
 文於道悉究心焉務精進以希大就今所行塵塵耳而  
 已足籠蓋人羣其才豈易及哉昔劉彥和云意翻空而  
 易奇文徵實而難工夫非博學何以工於徵實或謂殷  
 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夫非讀書何以稱才士  
 長卿先生之亟稱茂文也意當在是矣

四六效顰序



四六之文其體備於六朝而其用繁於今今之用莫若  
表啓而啓爲最蓋文有四六猶詩有五七言律規格莊  
整音調諧適於以事上見爲恭順以故用之表啓爲宜  
表不常用啓則尊親平交一切可喜事皆得施用故最  
繁而最不易精吳人皇甫子循推尚六朝弇州記之卮  
言後人因有架學九垓矯才千仞詞往鑄古議來駭今  
之或謂黃勉之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  
朝之學而無其才海內名文章者衆體畢具而四六不  
必皆稱當家人各有能有不能耳今讀李觀察瞻于氏  
所爲啓事必切語必工韻必調而春容平澹之味俊爽  
激昂之槩有溢於翰墨外者得六朝所長兼二子所短  
矣陝西自督撫按三臺度支郎藩臬苑僕王門帥府上  
下交接殆以百數啓之用視他方爲急觀察所合作衆  
競傳寫祖襲付之剗劂不減龍筋鳳髓直爲法家所貴  
重而已時邢士登分部關西有雕蟲草亦四六文王士  
賢觀察嘗序而行之而不佞因爲瞻于序並行其曰效  
顰者瞻于謙受益之指也

四六雕蟲編序

今襄陽守馬敦若爲文莊先生從子弱冠卽以文學爲  
關西舉首兩出守州一守郡皆用循良高第顯此編其



所爲四六之文也。四六之文倣於六朝，而唐因之。或者偏取宋人合作，其在今人更有難於古者。六朝與唐多以四六字爲句，卽增不過一兩字，今句讀至數十言而後屬對一難也。唐人四六韻不必平仄相間，今與五七言近體詩用韻無異二難也。宋人汰綺靡務平淡，耳目一新而其敝流爲寒儉寡味。今酌綺靡平淡之中而用之三難也。故有爲僞兩漢易爲真六朝難之說者。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大幹玄造，高軋霄嶧，吾見亦罕矣。敦若自勅表詞賦序記書疏狀議判案之類，莫非四六體裁。各稱風範，若一壯麗如崑崙天柱，五城

十二樓如未央，建章法象紫宮千門，萬戶豐贍如周官。王會方輸錯出如五都三市，如波斯胡賈，瓌寶鱗萃整嚴如勒以八陣，蒞以威神，步伐止齊，尺寸無踰矩，勻適如凌雲臺，材木輕重，銖兩悉配，脉絡如大海受風，紫瀾白波前後相屬，音節如清廟朱絃，如鳴鑾佩玉，如鶯簧遞奏，渾成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非由人造，蓋聞之曹輔佐白地，明光錦酷無裁製，殷仲文才不減班固，讀書未半，袁豹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古之作者尚有遺憾，敦若精工而能古雅，高華而能清虛，平易而能神奇，兼六朝唐宋之美，遂爲此秣勝場，莫與爭能，非夫



冬  
思極八荒書窮萬卷功深百鍊力引千鈞者豈易辦哉  
余每得敦若書驚心動魄不能作一字報惟藏弄爲榮  
而已嗟乎司馬溫公不爲四六當以其劇琢過勞故而  
拙者因以匿瑕猥云排偶不足多尚夫亦未三復敦若  
斯編而倣其手筆嘗試爲之也

丁以舒尺牘序

梁昭明文選別其體三十有六而書與上書居二焉表  
箋奏記不在其中劉彥和文心雕龍書記居一焉自表  
箋奏記之外復有六種考文字之義說文云書著也書  
緯璿璣云書如也釋名云書庶也著之篇如其意以紀

庶物然則書之爲用甚繁而於諸文體亦相錯昭明所  
選兩書財三十有一篇彥和所稱白漢迄晉財十有一  
人至謂才冠鴻筆多踈於此繇此言之書記翩翩擅長  
固古今之難事也余讀丁以舒管泮集皆往還尺牘或  
春容大篇或爛熳數行言理理析言事事核言情情達  
千里之外千載之上若面談然其含英搢藻率自經史  
子集中出惜不遇梁二賢采錄評品耳然而海內聞人  
如祝無功爲之選如楊貞復陸長庚陳光庭爲之序亦  
何減梁二賢而更以屬不佞安所贊一詞其名尺牘又  
名管泮集集者舉其全尺牘集之一端也尺一者其式



也管涔之山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天下  
 名山川眾矣以舒居其不甚著者遜辭也其能為是集  
 如山下泉出之有本盈科而進放乎四海無大小一矣  
 余嘗見以舒詩與其舉子業源深而流不息大都類此  
 此獨先傳抑亦彥和所云陳遵禰衡尺牘之偏才者乎

拘幽書草序

馮公舉進士時上書願得一邊尉自見余奇其事壯其  
 志已僉楚臬與惡閹穿距遂下詔獄余高其節悲其遇  
 然竊意為激昂慷慨男子耳比部潁上過公家所居茅  
 屋衡門稚子布衣不掩脛知為清修之士尋迹其生平

知生乎  
 人皆自者  
 何以不夫

只覺自  
 已學知  
 不日也  
 可坊他  
 知者

則於學問深詣該博若月令廣義經濟實用方輿勝覽  
 諸書皆通達國體世故關切理道已從公門人何克符  
 見其拘幽書草而後知公學有本原也自王文成揭良  
 知之學天下靡然從之公獨以良本乎天源也知出乎  
 人流也赤子從良發知大人以知遡良庸人用良不知  
 敏士以知掩良此良平易嚴密有繩檢可憚此知圓轉  
 光明有氣燄可喜樂其可喜忘其可憚論學之大弊也  
 孟子以良知達之天下便于已不便于人行于此難行  
 于彼安得為良學古訓而有獲鑿成憲而無愆天下通  
 行之道朱子所為教如此奈何尚虛知而輕篤行崇叅



少中講  
未以定  
明本心  
者乃月  
圓百通

既知一  
貫我生  
而後及

何又法  
能少則  
月一。然  
不在講  
一句好

悟而略見聞訓詁章句已非本實而爭異傳註以為言  
經綸康濟漫無講求而侈談圓通以自文聖人著書一  
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  
視脉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元氣轉虛宋子補瀉  
兼施為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未  
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以為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  
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不能者使持循  
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  
目之為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社有講一貫者公  
默無言或固問之曰此一我生前我死後何嘗離我但

能貫即得一不能貫即失一不在講也經以形而上下  
言道器成而上下言德藝不下學語上達何益之有又  
言孔子自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如人之寤也興事  
建功乘夫夜之既且藏如人之寐也葆氣存神乘夫晝  
之既昏夜非遂已以今夜退藏待來朝酬應學者以不  
出為藏未知其藏之富以不仕為隱未知其隱之深藏  
而可行隱而可見者在也天之生人老少富貧強弱  
明暗賢不肖豈有偏私正使之相交相濟以成世而人  
往往以時不可為自解時不在人上則在人下孔子知  
時不在上而在下伐木而去接淅而行以藏諸用歸裁



狂簡叩竭鄙夫以顯諸仁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人各自盡耳天特授聰明以爲天下耳目而默默自全是子不任負戴而與老者偕安非服勞之義也醫稱無疾爲平經言平天下自爲太多爲民太寡奚其平故曰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何嘗有窮時又曰人知歎礦稅之害憫逮繫之寃向使罷兩事天下遂治平耶人心玩歲愒月如火消膏民生日貧風俗日衰可憂方大耳在獄三年以聖明不殺之威爲臣子小懲之福藉威嚴以收補過之益藉閒寂以博稽考之功移桎梏之憂以憂此心之桎梏移光復之覬以覬此性之光復論學問政孳孳如

日不及知命喻義何怨何尤至謂得捷書無喜色是作色非學也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心非大學也凡人臨事我見卽生惟顏子忘已順理是爲正學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者有玄有空卽有我朱子言學如煉丹先以猛火後以溫養而亟服友人心胸大者須入至細之倪眼界高者須視上行之漸其學所得如是廣大精微矣宜其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天下國家可均也余少不嚮學老而不死晚讀公書瞿然驚赧然愧而采其說之沉着痛快者于篇首以代紳佩顧安能窺公萬一充符先公下獄二年而師事之存則人沒則書視



黃次公于夏侯長公奚若因附紀焉

### 體孝錄序

黃梅瞿睿夫先生楚之名儒也其伯子甲少子罕皆以  
雋才雄視藝苑先生罹无妄之災伯子髫髻伏闕上書  
朝紳見者動色然文罔方苛密不可解先生雖窮愁著  
書不廢而伯子舉孝廉不幸早世少子入歲卽慟心欲  
竟伯氏之志時從父受六籍百家言稍長學益進文益  
富先生所爲約政經濟禮樂疇範諸書大者三才遠者  
千古嘗贊筆削而先生名日起臺使薦于朝宜行徵聘  
于是宗伯循故事下楚兩臺諸司郡邑覈其實以聞先

生產落且善病恥自媒衒少子則走京師及楚當事者  
具白父生平德義文學狀朝議拜先生官翰林先生辭  
請得爲明詩以鳴一代之盛詔可詩成少子復走京師  
上之付史館先生德義文學爲國家徵聘之典重爲山  
林隱遁之士重爲吾楚山川之靈重而闡揚光大則少  
子有功焉其姊夫裨帥李君裒少子前後所上書授之  
梓名之曰體孝錄先是伯子書行于世曰遺孝錄此錄  
也同功而一體者乎余惟孝道以顯親揚名爲上然以  
子之名顯其親不若以親之名顯其親故曰善則稱親  
過則歸已則民作孝親之名不立卽天下悅而歸已不



可解憂少子委頓道路奔奏公府覽其尺牘旁引廣譬  
瑰奇宏肆而一念愛親至意愴惻殷懇幾與哭秦庭泣  
易水同此天理人情之至也昔吳恢欲殺青簡寫書子  
祐諫止以免馬援薏苡之謗孫盛作晉陽秋書枋頭失  
利事詞直理正桓温怒謂盛子若此史遂行自是關門  
戶事其子請更盛不可遂竊改之先生家食屢空無兼  
兩之嫌所論譔不觸時忌少子汲汲傳布與吳孫兩家  
子異遭而成親之美則一名之爲孝夫誰曰不然雖然  
南山之橋實高高而仰父道也北山之梓實晉晉而俯  
子道也爲人子者寧以一父而載取名是故善體少子

之所爲孝然後可以得體孝命名之義矣

### 潘無隱詩賦序

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稱古詩則必有今詩矣當  
是時詩自三篇外惟郊祀饒歌蘇李十九首體小別耳  
孟堅詩傳者七篇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則系於兩  
都賦猶賦之有亂也詠史與郊祀靈芝歌自爲目而其  
體亦僅四言五言七言昭明文選兩都賦甲首幽通居  
庚賦外一詩不在選中豈長於賦者不必長於詩耶安  
在賦爲詩之流也今人率長於詩不長於賦卽二三大  
家賦亦鮮合作而詩多近體不出三唐之調上者乃沿



六朝與孟堅所謂古詩相去彌遠。松陵潘無隱年未三十作賦若干篇詩若干篇賦則遡揚馬而上。方駕屈宋詩則由漢魏以前。本原風雅。卽降而六朝三唐。靡不操其竒贏。目中所見後來之彥。殆無出其右者。余嘗考詩序詩有六義。一曰賦。正義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故詩可以寂寥數言而賦必春容大篇。古詩之流取其義。相沿非論其體也。詩品又云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由此言之。孟堅史水所撰漢書與司馬子長頡頏。至于賦亦不免在屈宋揚馬之次。詩可知已。無隱爲諸生治舉子業。擅場而詩賦復

欲前無古人。孟堅所云大漢文章炳然。三代同風者。孰與本朝得人爲盛。請以無隱徵之。

### 蕭純王小集序

兩歲前邢仲子示余蕭純王綠遠樓賦。鉅麗妍藻。類漢晉人手筆。余不識何人意。必老于文學。已知爲蕭少傅子。年財十有七耳。蓋少傅元配某夫人。舉子起部。君晚得某孺人。舉純王少傅已六十餘數歲爲任子。入太學。客或調之。此邊郡太守也。純王頰赤不受。而精心舉子業。旁及詩賦。繁縟之采。深沉之思。軒舉之繁。詞林耆宿無不駭歎。少傅公有大勲勞于國。雖位穹貴。年耄耄而



遭讒詬震撼處憂危之地二三十年甫得賜骸骨歸正  
襟牖下天授以能文之子夫亦補其所不足也昔濟南  
終子雲少辨博能屬文年十八爲博士弟子知白麟奇  
木必有解編髮削左衽蒙化者又請使匈奴不果行已  
使南越功垂成而敗少年不勝伎倆急于自騁今少傅  
公制馭北虜南粵有功純王無從以武事顯一意修文  
共行事依倣繩尺斂鋒銳歸雅馴非山東年少可例論  
也其猶子應仕曰叔氏雅慕公公所期望不淺進于大  
道請以是言敘其集且爲之規

小有初稿序

詞人莫盛於吳越而粉黛梔蠟以蓋其醜蹈襲剝剝以  
眩其真遂爲世所詬病頃日閩粵士特盛口不食人吐  
棄身不寄人籬落故足貴也莆中蘇漢英太學豪於才  
而沉於思其詩近體在錢劉間選在韋孟間歌行在高  
岑間樂府尤所研精以爲魏不如漢無論六朝直質者  
猶存古意第其間諧聲比字遂開唐人近體門戶明興  
取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能撮四子之勝至玉華洞賦可  
與潘陸甲乙矣君尊人有遺集樂府選詩騷賦名大方  
家君無忝正適越屠緯真吳王百穀兩君子高時詞場  
鮮所饒潤而亟稱漢英不置方今之時論詩於閩若唐



開元大曆之際漢英父子應期而出吳越兩賢左提右挈名下信無虛士漢英家沙村洞天巖下小有洞在焉以名其初稿若衛公子荆居室始有之意弱志強骨虚心實腹積累而爲富有殆未可量昔楊子雲慕司馬長卿之賦以爲神化作成都四隅銘楊莊謂文似相如薦之于朝後賦甘泉羽獵極力摹擬晚乃悔其少作蓋才力衰退不耐追琢之勞漢英方富春秋卽後日長進知不悔此初稿矣



書